

青浦魯雲奇編

古今著名家庭小史

蔡晉白題



上海中華圖書集成公司印行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目次

大禹後裔紹興媼氏不飲酒

周公後裔東野氏之緘口金人

曲阜孔氏三千頃

鄒縣孟氏八百萬

青浦孔宅庭聞學校

嘉祥曾氏及文正家書

青田端木氏之殖業

宓氏之杭烟

濟南伏女傳經之後起

黃陂黎氏之家庭

解州關氏之家庭及瓜爾佳氏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目次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3 0477 7272 2

115389

湯陰岳氏之家庭

成吉思汗之家訓

福建林氏家庭之特長

臺灣林氏之實業

林下老人治家格言

湖南王湘綺之家庭

湖南宋玉蔡之家庭

上海姚氏家庭

錢塘許氏家庭

桂林陳氏張氏家庭

固始祝氏之家庭

固始李氏之家庭

固始吳氏家庭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甲

桐城方姚張吳譜家庭

皖南之算學家

唐梁陳之家庭

蒙回藏家庭之特長

蔡鏗

孫中山

徐世昌

黃興

王文韶

譚延闓

易順鼎

曹汝霖

福建女著作家薛紹徽傳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目次

傳甲

傳甲

傳甲

傳甲

冥飛

冥飛

冥飛

冥飛

冥飛

冥飛

冥飛

冥飛

閩候林德育

刺繡大王余沈壽小史

商界偉人虞洽卿君

湯蛰仙

沈仲禮

徐雨之

胡雪巖

王襄伯

楊斯盛

嚴筱舫

陳雨蒼

童樹堂

夏瑞芳

夏瑞芳

豁公

童愛樓

蔣維喬

蔡元培

夏瑞芳夫人

粹德堂緣起

鄭孝胥

陳石遺

王湘綺

于右任

孫伯蘭

章太炎

林琴南

袁世凱

岑春暄

伍廷芳

段祺瑞

魯莊

青浦同人公撰

鶴

鶴

鶴

鶴

鶴

鶴

鶴

指

指

指

指

張勳

盛杏生

張季直

蔡鶴卿

莊思緘

范靜生

張國淦

唐蔚芝

張金城

熊希齡

廉惠卿

張菊生

傅增湘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李思浩

王士珍

鈕鐵生

沈仲禮

蔣竹莊

沈縵雲

虞洽卿

王一亭

謝蘅聰

鮑咸昌

高鳳池

陸費伯鴻

華盛頓之家庭生活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第七

七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指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嚴

林肯之家庭生活

俾斯麥之家庭生活

維多利亞女王之家庭生活

格蘭斯頓之家庭生活

續林肯之庭家生活

李鴻章

張懷芝

袁克文

回俗之飲食

回俗婚葬

顧母胡夫人

劉式訓

瘦娟

瘦娟

瘦娟

瘦娟

燕子

燕子

燕子

馬奠原

劉介廉

雲奇

燕子

燕子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大禹後裔紹興妣氏不飲酒

傳 甲

紹興之會稽山有禹陵。為浙江名勝。而全國著名之紹興酒。亦為紹興特產。紹興之酒。價廉而易得。紹興鄰友。遍各省。凡官場集會。無人不飲。未嘗有以紹興酒為戒者也。惟禹陵妣氏。世守大禹惡旨酒之訓。凡春秋祭祀。但薦清水。歷代帝王登極祭陵。亦無敢以酒進者。妣氏子孫。皆不飲酒。其請客單。如舉行慶壽結婚。亦特書曰。恭備家醪。或曰。恭潔家醴。永無非酌壽觴字樣。凡與妣氏結婚者。其女子必素不飲酒。乃可廟見。某新婦謁禹陵而暈倒。自言在母家會飲酒一次。故神降之罰。不敢復飲。妣氏之不飲酒。其持身之嚴。與僧人不如輩。回教不食豬肉。相似。家教之嚴。與宗教無異。嗚呼。舉國沈酣。衆人皆醉。高樓列肆。徵逐無厭。大禹家風。則歷數千年而不散。禹甸九州。不患無乾淨土也。

周公後裔東野氏之緘口金人

傳 甲

曲阜為魯國故墟。周公後裔之存者。為東野氏。雖不如孔氏之盛。然亦綿延自成一系統。曲阜東門外。有周公廟。其金人三緘其口。為吾國造像之最古者。是鑄銅像。亦中國所發明。不始於佛教也。孔子曰。古之謔言人也。東野氏世守之。東野氏子孫。多耐於言。罕有講學及著書立說者。然亦以此免於禍。余觀東野氏之不言。大有妙在不言中之趣。林下老人題金人緘口圖詩云。天有卷舌星。地有齧齒國。爾在天地間。緘口人不測。處多難之世。一壯



度不合時宜。所不敢言。不忍言者。皆括於不言而已。

曲阜孔氏三千頃

傳甲

中國世族譜系最明。恆產最久遠者。當推曲阜孔氏爲第一。衍聖公孔令貽。上距至聖。爲七十六代孫。貴爲上公。雖在共和之世。仍與蒙古王公同一優待。其富力有公田三千頃。比於古昔公侯之采地。另有私田若干頃。公府之六廳。比於六部。周室文武傳世八百。未若孔子紀元二千四百六十九年。仍有土地有封爵也。孔林周廻十餘里。歷代子孫。附葬其旁。其葬禮之不豐。而子孫易於守墓。其族制。則子孫無論遷居何省。必遵闕里之譜系。先賢曾孟諸家。亦用孔氏譜系。族中尊卑之序。尤便查考。至今山東省議會副議長。曲阜師範校長。皆聖裔之著者。聖人之後多賢。殆由積德之至。引而勿替。斯爲至聖之家庭賦。傳甲講經於奎文閣。主張以此公田三千頃。爲公府私立曲阜大學恆產。上公未能行也。

鄒縣孟氏八百萬

傳甲

孔子足食道在農。孟子則通商惠工。實業尤多。山東聖賢之裔。最富者當首推孟氏。以遷居章邱之孟氏爲尤富。京師大柵欄最大綢緞店。如瑞林祥瑞賦祥等八大瑞。每家資本約計百餘萬。是以鄒縣孟林。皆子孫自加修葺。規模亞於孔林。不愧爲亞聖。不藉國帑而藉家業。尤合於平民主義。孟子由賢母教訓。孟氏亦世有賢母。孟母以織機立業。子孫至今仍開大綢緞店。不墜其家風。山東泰山附近亦產絲。周村一帶。絲織品極多。濟南青島天津八大祥多有支店。若合八家爲一千萬大公司。則孟氏之業必盛。此傳甲所望於孟氏者也。

青浦孔宅庭聞學校

傳 甲

青浦孔涇橋又名聖浦。有至聖衣冠墓。聖裔自隋末南遷。迄今仍聚族而居。有庭聞學校。耕讀相安。置奉祀生。孔氏家法謹嚴。至今庭聞學校。洒掃清潔。非尋常鄉學所可及。校訓爲勤恆二字。合於傳甲之勤恆有恆。因爲之訂課程。諸生每習字一頁必寫經訓。每月成一冊。每年十二冊。以滿四十八冊。爲國民學校畢業。則寫字之中。添訓育工夫。若拓而充之。則著述等身矣。此林下老人在應山縣教子之法。更於寫字紙旁。作演算畫圖之用。綴字成文。以經書句法爲範本。則費用省而稽考易。每年月日必須以次填注。不急不緩。自然日異月新。此豈庭所訓。可留爲庭聞學校紀念者也。

嘉祥曾氏及文正家書

傳 甲

宗聖曾子後裔。世居嘉祥。林廟稍舊。及曾文正兄弟父子闢起。遂捐資大修林廟。并修漢博士府。文正爲近代理學大儒。遠禱宗聖。今日文正手澤所存者。莫重日記及家書。夫今日言革命者。往往譏諷先正。蓋偏於排滿也。試觀皖南浙西粵氛所過城池。有至今元氣未復。室家流離者。知文正一念救民。以仁救暴。且多以書生典兵。不致如今招匪爲兵。文正家書中。述其辦事困難之狀。比奏牘尤詳。有不可見於公事者。無不可垂示子孫。此文正之賢也。曾氏先世家訓以早字爲第一。今日觀北京貴人上海富人。無起早者。知其家業不永。家家如是。國亦危矣。猶幸鄉間老百姓。猶守曾氏之家訓。故知中國之勞動者。終占世界最後勝利也。

青田端木氏之殖業

傳 甲

孔子門人最有實用者。當推端木子貢爲第一。實以商業家兼外交家。其使越也。有存魯霸越之功。越者遠也。當時距中原極遠之地也。子貢之裔。南遷於越者二支。一在處州麗水。一在青田。當乾隆時。有大鶴山人端木國瑚。以詩詞著於博學宏詞科。今端木梅隣。文名亦燥。蓋子貢所言。富而無詔。富而無驕。爲治家之道。端木氏子孫雖貧。毫無倚賴性。諂媚他人。其富者亦不見有驕色。是以能處約處樂。而無不宜也。今日商業。多在廣告。鼓吹一切。子貢所得於孔子者。則在韜積而藏。待價而沽。爲我商家百世之寶訓也。

宓氏之杭烟

傳甲

先賢宓子賤。鳴琴而治。其子孫亦多瀟灑。杭州宓家昌之杭烟。世守先業。不必著意經營。而事無不理。善於任人。而家主不勞而獲。亦不墜其家風者也。

濟南伏女傳經之後起

傳甲

濟南老博士伏勝身經齊秦楚漢四朝。壁藏今文尙書。傳之伏女。中國家教。昔多傳男而不傳女。惟伏女則於接續之交。發皇虞夏商周之正史。以傳之無窮。濟南伏博士頌式微。傳甲遊山東。自傷身世與伏勝略同。長女德育。漸能成人。傳述所學。曾於省立通俗模範講演會。講演伏勝傳經。自居於伏勝。使德育爲伏女焉。余經清袁黎瑪之際。海內多故。教育衰敗。不欲枉道以立於惡人之朝。藉社會教育。以立家庭之範。又將堯典一章演成新戲。由社會教育編輯處。交易俗社在大舞臺排演。蓋伏女傳經。始於堯舜。足以垂其和模範。傳今文不傳古文。亦便於通俗實用。而戒作僞也。

黃陂黎氏之家庭

傳 甲

黃陂黎宋卿。妻本危。有賢聲。黎初習海軍。甲午之敗。喪師而回。夫人勸以求學。乃改習陸軍。張文襄治軍。以張彪爲統制。夫人乃結納張彪之夫人。卽文襄之婢。乃克進身。武昌起義。一旅盡變。張振武方維。執手槍炸彈而入。標黃帝紀元之白旗。大呼曰。不從義軍者死。從則或爲武昌王。或爲大元帥。或爲上將軍。或爲都督。均可。全軍聽命。黎伏牀不能言。但有都都一語。夫人卽大聲曰。公已允就都督矣。公之富貴。決於此一語。夫人之急智。不可及矣。黎就大總統。夫人開女學遊園會。林德育有記事一篇。刊婦女雜誌中。

解州關氏之家庭及瓜爾佳氏

傳 甲

中國家庭。多供奉關聖。其尊敬或過於孔聖。然世俗繪關聖。多繪周倉持大刀。而解州關氏所繪關聖遺像。則手持春秋。夫春秋無義戰之時。關聖則扶持大義。爲天地間一吐正氣。關氏子孫。視異姓亦如兄弟。有祖傳遺傳性。林文忠言。提督關天培。待士卒如兄弟。與之同甘苦。故得人死力。并感化兄弟不睦者。歸於和好。今東三省家庭。供奉關聖者。題曰普天家廟。且滿蒙八寇漢姓。如瓜爾佳氏。全族改姓關。有遷居江蘇者。亦供奉關聖於祖先堂。余詢之瓜爾佳氏諸生。則堅稱出於關聖帝君。世系可考云。

湯陰岳氏之家庭

傳 甲

岳武穆之母。以精忠報國爲訓。忠於國。不僅忠於君也。宋高宗得偏安。深懼二帝歸而復位。秦檜議和。爲高宗者。忠爲宋室爲中國。則不忠岳氏之母。認國字最分明。保中國不保濟室。本戊戌時譚瀏陽一人之主張。其餘讀史。

未熟者。見不及此也。岳武穆知有中國。對於金人。有種族競爭之思想。其女銀瓶純孝。率忠孝於一門。不易得也。西湖之上。岳墳最著。無知兒女。亦無不膜拜。如上祖墳。有岳氏子孫。居墓旁守之。清室岳鍾琪。功名震主。卒全其身。蓋岳鍾琪多戰於境外。如金川。西藏。青海。非若近世粵匪。淮軍。大開戰場。自相屠戮。今日南北。亦猶是粵軍與淮軍也。嗚呼。今日某氏之家。兵家將。往往倒戈。棄城而遁。視岳家軍。有愧矣。

成吉思汗之家訓

傳甲

元史譯文證補。有成吉思家訓。專書具在。足見英雄教子。教女。才大而心細。今由蒙古學生。傳述成吉思汗家訓。如左。

我之子孫賢。大地皆我之產業。子孫不賢。祖宗產業。是他人產業。

放牛放馬放羊。不可使一牛一馬一羊。逃至牛羣馬羣羊羣之外。

畏吾兒淫昏飲博。乃自滅之道。非我滅之。

漢人出塞。須進以酒食。秣其牛馬。延之帳內。使之不飢不寒。

能得漢人心。可爲中國主。能得南人心。可收江南成一統。

子孫爲將帥。須常居士卒之前。

有天命者不死。不畏死者不死。

牛馬活物也。金銀死物也。征歐洲。下中原。取其牛馬。勿利其金銀。

吾家婦女平時嘗製征衣。戰時嘗裹創視疾。

福建林氏家庭之特長

傳 甲

福建林氏爲東南著名之大族。蓋自東晉之初。衣冠南渡。晉安郡王祿公爲全閩林氏開山之祖。今墓在莆田。子孫蕃衍。千支萬派。莫能統一。就近移往兩廣江浙者亦多。各省亦間有之。臺灣既蔚成鉅族。在日本亦爲漢學鼻祖。世領昌平。費爲今日大學之基。蓋林氏子孫。蕃植如森林。各成棟梁之器。盤根錯節。乃別利器。在閩侯以科第顯。唐室已舉進士。宋元以後。理學尤著。家訓嚴肅。子孫無不讀書。子孫念若祖若父若兄之好學。亦不能不學。祖孫父子兄弟同榜者。乃視爲尋常事。而漳泉一帶。遷居南洋羣島。大發厥財者。或致貲二十萬元。林文忠公爲一族之望。文忠有言。願子孫爲讀書人。不願子孫爲藏書家。林文忠公戒烟甚嚴。族中嗜好阿片者極少。近年禁烟。福建林氏入去毒社者。尤認真辦事。觀今日當軸收買存士。北洋軍隊如陸建章。販烟謀利。通國皆知。雲南代表夾帶烟土。發現孟淵旅館大案。尤爲護國護法之大玷。福建林氏之賢者。是以有南北民族史之作也。

臺灣林氏之實業

傳 甲

臺灣林氏。以耕讀起家。致貲千萬。甲午之敗。李鴻章割全臺以和。林氏毀家。舉唐中丞爲總統。劉永福爲陸軍總長。與日本抗。建設臺灣共和國。爲日本所滅。林時甫慨然歎曰。臺灣有總統無國會。有陸軍無學校。有人民無憲法。是以爲日本所滅也。嗟呼。中華今日之民國。無乃類於臺灣乎。臺灣之民。在前清之時。未嘗去髮辮。及民國成立。乃一致剪髮。家庭常服。仍著中國便服。不著洋服。及日本和服。殆於內地人民一致也。日本能得臺灣之土地。

不能得臺灣之人心也。近年臺灣銀行發達。分設福建。民國官吏。唐民南軍北軍。無不擾民。以致福建林氏子孫。亦有入台灣以託庇於日本者。為林氏之大恥。然二次革命不成。孫文託庇於日本國。復辟之變。黎元洪託庇於日本使署。亦無異入台灣。尤為吾國之大恥也。租界厲公。所謂偉人遺老名流鉅室。亦此類也。嗚呼。北京執政。誰不在天津租界營瓦窟子。知有家不知有國。宜乎賣國以求富也。

林下老人治家格言

傳 甲

先妣林氏老人。世稱女中孔孟。其治家格言。單詞片語。尙多未經刊布者。謹述口義。俾為百世模範焉。

孔子學生言志。人人不同。諸兒各有志。各有言。亦不可強之同。

教兒童勤學。不如自己讀書。他自然一步一步學步。

父母無不願諸兒婦同居。但果能自立。必難同居。

人之兒女。己之兒女。當手造兒童家庭。作極樂世界。

漢代尚孝廉。雖作偽盜名。終有愛好之名。爾晉以下無之。

年老人道德較高。知天道福善。

詩云。鸞飛戾天。魚躍於淵。是自由之界。鸞戾天。魚躍天。鞅出範圍者死。

上海婦女之俗。除蘇揚流媚而外。如龍華道上之農婦。楊樹浦之女工。小菜場女負販。皆有職業。

善人耳目所及皆善舉。惡人耳目所及皆惡德。

歐洲大戰。白人不信上帝好生之德也。

西人租界。藏污納垢。足見西法不如中法。新法不如古法。

教育家能受教育。纔能施教育。

學校畢業。誤爲止境。須知家庭教育。并無止境。

兒童學語。以父母阿保之言。是聽。生於他鄉者。仍能作故鄉語。

多病則習醫。經驗多則學日進。

世運日進。物價日昂。子孫之道德才力。必倍於祖父。始可言保守其本位。

學問不進。卽退。家業不興。卽衰。

貪別人便宜。長自己懶惰。不能創業。便終身無進步。好男子當時提起精神。

湖南王湘綺之家庭

傳 甲

湘潭王壬秋先生。學術通博。民國以後。論海內宿學。爲首推王氏。久居船山書院。其學說亦直溯船山。不得意與曾左者。正以立言多穢滿清。稅政。其開後人排滿革命之先也。世多譏先生之用周媽者。不知先生藏書極多。作文時引用一字一句。有翻書十數箱者。某書某卷。惟周媽能一檢卽得。門弟子中。或不能如是之細心也。大著述家。大藏書家。任用一掌書之女僕。而不學無術者。乃譏之。七十老人出而役以婦人。乃古禮也。

湖南宋黃蔡之家庭

傳 甲

宋教仁有賢母。宋見國事日非。別母泣下。言捨身謀國事。母勉之。售田產壯其行。宋任農林總長。其母誠之曰。不知農而司農。不知林而造林。禍之端也。陳其美不工不商而長工商。亦禍之端也。實業不實。國之罪人也。宋教仁與陳其美皆死其炸彈。人服其母之賢焉。黃興原名軫。爲兩湖高才生。家世有令德。其見設黃道隆米坊。先林下老人。爲長孫家武擇婦。得黃道隆之女。卽黃興姪女。當初次革命門下。士舉白旗於長沙。林下老人亦臂白巾而陳大義。黃興之主持。孝弟忠信禮義。恥廉八德。卽老人於革命時所宣言也。蔡松坡家有寒士。在時務學堂肄業時。力行節儉。遊慈訓也。及其爲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統率辦事處辦事員。經界局督辦。月俸三千元。遂爲酒色所困。其妻自雲南作書誡之。雖脫離虎穴。而病已深矣。梁啓超祭文。謂萬惡社會。皆足以陷君於死地。若蔡氏不入北京。與其賢妻安居昆明湖上。何致以酒色殺身乎。

上海姚氏家庭

傳 甲

上海紳耆。年老而望重者。當推姚文棟姚文枬兄弟。文章道德媲美一時。其太夫人濮宿貞。今年九十。猶手不釋卷。著有金陵紀游。誨長孫明燁。以再貴地理。拾雨花臺之石。以考地質。傳甲受江蘇教育。以太夫人齒德爲最尊。次孫明燁娶婦葉氏。與傳甲夫婦同服務於黑龍江。內子淑龍江女子中學。姚氏夫婦同任教員。同時門下僑胞張藍田夫婦。亦同任教。蓋是時黑龍江所謂夫婦同負責任主義也。余夫婦合海內賢夫婦。以爲之倡。以家庭教育。施之學校。可爲法矣。

錢塘許氏家庭

傳 甲

錢塘許氏七子登科。萃於一門。而門前只小匾額一方。並列七人之名。其老屋亦不加拓。與尋常民居無異。不比偏僻小縣。偶中一舉人。卽喬樹蔭竿也。

桂林陳氏張氏家庭

傳甲

桂林陳文恭公五種遺規。曾爲中學教科書。其教女遺規。尤有益於家庭。惜今日女學生。多不見此書。穢德日彰。文恭孫蓮史方伯。三元及第。人以爲厚德之報。近時桂林翰苑之先輩。以張季端殿撰建勳爲著。其夫人爲楊氏。誦殿撰之文於諸生時。以貴家之女。適窮秀才。其甘如飴。果大魁天下。先是楊夫人在其父建德縣署。西樓有狐。擲瓦於夫人之旁。夫人安坐不驚。視其文。則狀元及第也。至今張氏子孫猶寶藏此瓦。爲狀元佳話。傳甲不信。狐惟此事則見聞最確者也。

固始祝氏之家庭

傳甲

固始祝衛畦尙書諱慶蕃。與其弟慶揚同榜登進士。尙書由榜眼及第。歷官清要。嘗時翰林在京師。教讀每月除供火食外。僅得紋銀貳兩。弟兄二人。每月零用。均不過五錢。積銀三兩。寄歸供堂上。甘旨。彼時京官何清苦。乃爾。年終受同鄉炭敬。換筆紙之賑。以賣文所得。爲師門三節兩生壽。雖大學士之門。所受贊敬不過一兩。門包只一錢。此道光年間北京之生活程度也。固始宗伯第。以勤儉爲訓。內子祝宗梁。卽宗伯曾孫女。祖官蜀。父官鄂。生長名門。仍躬操井臼。任校長十年。與女生共勞苦。旅居北京上海。不雇用女僕。皆乘其曾祖遺訓也。

固始李氏之家庭

傳甲

洪楊之亂。淮軍中善戰之大將。為李鴻章袁世凱先進。當推固始李孟羣。其父卿毅。在湖北按察使任內殉難。孟羣報父仇。克復武昌。官至安徽巡撫。守合肥殉難。并入雙忠祠。世傳李孟羣之妹。竟復漢陽。即丙子之母也。方其突圍。護母怒馬陷陣。非恃有血氣之勇也。忠孝之氣。萃於一門。知有君親而已。其家丁之受恩者。亦出死力以從。乃能出險。至於攻武漢以求交屍。則義在復仇。勇氣萬倍。順逆是非。昭然如日月。故弱女亦殺敵致果也。功成而後。適岳丈為新婦。執禮事姑。則兢兢業業。如不勝衣也。丙子相從於患難之中。如洞庭斷柁。荆河阻風。苗疆受瘴。關東履冰。一切危疑險阻。皆視之坦然。則得之於母訓也。

因始吳氏家庭

傳甲

固始科第。以吳氏為盛。翰苑所誇為錢塘。許及固始吳。其是也。今子孫亦襲其餘蔭。吳氏教讀。多在商城固始間。故商城周氏。學業亦盛。互為姻好。家有藏書。子孫幼時不出門。專心讀書。亦免沾染習氣云。

桐城方姚張吳諸家庭

傳甲

桐城為古文家薈萃之地。張相國一生好運氣。正大和平。鄉里化之。方望溪。姚惜抱。吳藝父古文。如先後衣鉢。方氏賢子孫。如方履中。姚氏賢子孫。如姚永樸。姚永概。吳氏女傑。如吳芝瑛。皆一時知名。蓋古文章然成家。可以古文為傳家寶。子孫世世實用矣。

皖南之算學家

傳甲

皖南之算學家。自宣城梅定九徵君。開一代風氣。其子孫世其學。文穆公手訂數理精義。以算學致貴顯。嗣後算

學家多世業。如婺源江慎修。且器製自動車。休寧戴氏繼起。今日婺源江易園。猶爲教育界鉅子。足見皖南學風家風之悠久也。休寧胡氏所製羅盤筆墨。亦名重海內。其講系之詳明。則中原世族或莫能及也。

唐梁陳之家庭

傳甲

南海康先生言。變法門弟子中。以新會梁啓超爲之長。若論孔教。則門弟子惟高要陳煥章爲吾道中堅。康先生趨自蔭生。世受國恩。係皇於顛沛之中。復辟於革命之後。始終一致。其家庭學塾祀天配孔。康先生之心。可昭然如日月矣。居萬木草堂。植物繁多。在滬唐辛家花園。外觀者竹籬茅舍。而內容美富。非尋常及肩而易窺矣。先生亦贊成虛君共和。特不贊成不共不和之袁君段君及某君也。梁氏之母有賢德。貧時謀刺繡。女子來學者。皆手揉亂絲一團。命逐條理之。不耐煩者不收也。陳氏之賢母李宜人。每當孔子生日。必具酒肉祭之。家庭對孔子像。如嚴師在坐。今年陳母壽辰。不演戲而集羣儒講經爲壽。遂提議以孔子聖誕紀念通令全國慶祝焉。康先生之女同素。梁卓如之女冷嫻。皆有文譽。陳氏之女在校試國文。亦冠其曹。

蒙回藏家庭之特長

傳甲

中華民國合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以成共和。漢人多而同化。易滿洲土地人民風俗。已同化於漢族。漢族家庭。師滿洲家庭之長者。只不纏足而已。若大蒙古人。回人。藏人。其言語宗教風俗。特異之點尙多。是以家庭組織有至奇異者。自蒙回藏視之。則固有之俗也。

蒙古人入關年久者。居家與內地人無異。沿邊蒙古人。亦多數與漢人同化。惟游牧蒙人家。與漢俗迥異。蓋以

輾轉爲家屋。隨水草以轉移。其婦女常在牛馬駱駝之背上。馳驟平原。日數百里。與男子無異。婦女能結束竊。以爲天壽。其婦女天性之工藝。亦近於美術。以酪爲漿。故婦女皆能取牛乳。兒童亦能牧羣牛。因悟吾人智力。高世牛馬萬萬也。蒙古人之家庭。尊卑秩序甚嚴。父坐子立。姑坐婦立。但近於城市之蒙人。頗染早婚之惡習。且婦年恆長於男子。往往男猶壯歲。婦已色衰。初見蒙人有疑其妻爲其母嫂者。蒙人之家庭客來。必彼此請安。遇長者。則下馬請鞍。一上一下。非常便捷。習慣成自然。問好則先問牛馬好。次問令尊令堂好。因蒙人重視畜牧。如內地注重年歲之豐歉。無足怪也。蒙古帳幕狹窄。外客來亦雜居其中。且供其飲食。賓至如歸。民俗淳厚。非漢人所能及也。

回族之家庭。雖在內地甚久。亦不通婚姻。因滿蒙本佛教。漢人亦信佛。宗教相近。回教禮拜儀式。與佛教大異。故通婚不便。且回教在城必聚居一街。在鄉且聚居一村。彼此通婚甚易。且婚喪家禮皆以阿訇主持之。故團體堅固。至於不吃豬肉一事。內地回民。雖婦孺亦持之甚堅。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是以清真家庭之庖廚。別有風味。有與蒙人風味略同者。如全羊酒席是也。南方人士。或不能下咽。清真二字。合於洒掃應對。洒掃則當清潔。應對則當真實。兒童有撒謊者。必受笞責。是以回人營商。信用昭著。長城以北。回民家庭。多有回文招牌。題於門楣。長城以北尤多。此回人勝於滿蒙人之處。回民入內地省平民。滿蒙則多官僚也。

藏族家庭至奇異之俗。則一妻多夫。一妻多夫。不出於異姓。而出於家庭。兄弟數人。合娶一妻。怡怡如也。西人謂西藏爲世界秘密之國。蓋西藏以佛教爲本位。佛教以出家爲法。禁相生相養之道。故民族不蕃。名爲活佛。實無

異禁錮終身無期徒刑。然苟無夫婦之倫。則活佛又不能生也。青海信黃教最篤。蒙古次之。今交通漸啓。舊俗亦改矣。

蔡鐸

蔡字松波。湘之寶慶人。家極貧。留學日本爲苦學生。其氣節志事。無不由窮苦歷練而出。夫人亦貧家女。伉儷極篤。其持家嚴整而祥和。無喧嘩慘刻之聲態。蓋富貴之家無人才。以耐素素封。消磨志氣也。抑富貴之家無內政。以飽煖逸居。增長嗜欲也。松波其最近顯明之反比例矣。

孫中山

中山壯年奔走國事。亡命國外有年。故家庭多習於歐俗。喜自由。然崇信基督教。嚴於自治。平居以道德相勉勵。不尙法律形式之干涉與束縛。個人以生活爲前提。以博愛爲宗旨。其視世俗之所謂榮利。蔑如也。是爲今後人類所以立身之正誼。果能普及於社會。則世界大同之日至矣。

徐世昌

徐世昌爲天津之大人子。少年時極貧苦。三十歲以前。以備書爲生活。奔走燕豫之間。備嘗勞苦艱難之時。其後起家詞林。入袁世凱幕。游升卿武。出爲東三省總督。繼入軍機處。遂爲今日北洋軍界及交通系之老前輩。其爲人固滑深沈。官僚派中。最爲逢時之利器。顧無聲色之好。四十無子。始納妾。其家庭中。猶守故節。是則可稱者焉。

黃興

黃字克強。湘之善化人。世居鄉。近今鄉人勤者多貧。小利而儉者多刻薄待人。黃則豁達大度。不屑屑治家人生產。又頻年奔走在外。支撐門戶。數養子女。獨賴其夫人之力。夫人士族。女習勤儉。而知大體。鄉人多欽其德。前清時。黃一再遭通緝。而室家不至毀於殺人媚人之官僚者。以鄉舉所歸。衆爲之隱也。

王文韶

仁和王文勤公文韶。家世寒素。及以翰林起家。由京官浚擢湖南巡撫。年才四十。其太夫人習於勤儉。就養京師時。生計清苦。嘗躬親烹飪澆濯之事。迨板輿迎至長沙。起居八座。宜若可以養尊處優矣。而太夫人終不改其常度。文勤屢以爲言。太夫人喟然曰。古有明訓。人勞則善心生。當而父在日。井臼操勞無寧晷。余心泰然。以爲分內之事已盡。一日未嘗空過也。乃今年紀就衰。以汝之狀況。原不妨安享。然飽食終日。余心慙然。以爲甞時情日非。處世立身之道。又無以爲後生表率。何況憂盛危明。乃無後災。余一婦人。奚敢自逸。一時聞之者。咸敬服太夫人之德。爲不可及。故其時文勤之夫人及媳女。無不躬洒掃澆濯。太夫人病。文勤及夫人稱藥量水。蹀躞床頭。雖極緩頰之事。時不假手妾婢。是以文勤在湘。其治績及家教。有口皆碑。至今稱道弗衰。其後太夫人及文勤夫人相繼沒世。側室專內政。始漸習爲奢華。而文勤之在宦途。其晚年聲譽。乃迥不如前矣。

譚延闓

譚字組庵。爲譚文勤公鍾麟側室之子。文勤講禮法。家教嚴肅。撫漸時。有治績。晚年督兩廣。髮而倦。其長子頗干涉政事。時論惜之。文勤薨。組庵尙少。家世富厚。而勤於學。遂入詞林。會清季有立憲之說。各省設諮議局。組庵被

舉爲局長。辛該革命。湖南都督焦達鑒。爲部下所殺。組庵遂被舉爲都督。舊家禮法。妾等於婢。有子之妾。家長主母。始加以禮貌。平時言動。不敢僣越焉。組庵之太夫人。循循然守禮法。不敢僣。有賢聲。及子貴。月茹素。誦經。絕不與聞外事。尤稱難得者焉。

易順鼎

冥飛

易字實甫。湘之龍陽人。乃父官湖北候補道。中年忽發奇想。攜二妾入山爲僧。

實甫幼有神童之目。父執多獎借之。稍長益放縱。奢淫驕妄。肆無忌憚。其在官場。頗工逢迎之術。惟有類飢鷹。飽輒去。又恃寵而驕。以是垂愛若張南皮。亦鮮克有終。遂鬱鬱不得志。中年以往。日以詩詞自寫其牢騷。然誹淫之作。居什之八九。易自以爲玩世不恭。其實足以傷風敗俗。

袁世凱稱帝。易歌功頌德無虛日。時袁海觀之子伯葵爲印壽局長。易以父執居其下。爲科長。伯葵奉密命赴滬。易代理局長。志滿意得。狂喜欲絕。亦作詩歌以自寫其幸。運其苟賊醜態如此。此皆乃父家教之奇特所造就之者也。

曹汝霖

汝霖少年時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暨一日本女學生。從而偵之。而女學生者。乃日本之士族。不可以非禮下者也。並無以自達其情懷。於是尾女學生於赴校之際。乘脚踏車故撞之。女學生仆而傷。汝霖乃急喚馬車至。送之往醫院。又以電話告知女家。告罪告歉。至再至三。若無地自容者。女學生在院時。早晚必往省視。不半月。遂與女

學生發生情感。女之父母亦以爲是。人少年忠厚醇謹。甚加禮貌。汝霖於是乎求婚焉。女及父母皆諾。然附有條件。則不願有白衣女塔。爲宗族交游差。帝能官至使館參贊者。則惟命。汝霖乃歸國。捐一候補道。釐巨金運動其同鄉官某。果不一年。竟以參贊隨某公使赴日。與女學生偕伉儷焉。而美滿因緣。一時膾炙人口。以爲有情。人終成眷屬也。夫婦之間愛情。既非常濃厚。其家庭幸福。爲人生無上之樂。家政家教。原可不必苛求之矣。後汝霖候補直隸。爲袁世凱所賞識。得與當世之人才。遂爲交通系中堅分子。而其外交手腕。又得賢內助之力。其靈妙亦迥異尋常。至近年。乃大收效果。能爲無米之炊。以增重政府威信。蓋猶是當年求婚愛情之熱度也。而世人不察。苦相詆嘲。是亦不體諒人情之至矣。

福建女著作家薛紹徽傳

閩候林德育

恭人薛姓。諱紹徽。字男烈。號秀玉。生有異秉。父翹人鍾愛之。五歲與兄弟共筆硯。穎悟過之。十歲從母邵孺人學。詩卽有警句。旣失怙恃。寄居方婉家。以女紅自給。時閩中詩鐘盛行。陳孝廉壽彭嗜之。誦恭人句。遂喜而媒定焉。庚辰來歸。勤儉安貧。癸未。壽彭遊學東洋。恭人始學填詞。乙酉。壽彭遊學英法。恭人始治史漢文選。己丑。壽彭歸。應鄉試。雖幸中副車。自視所作古文字。弗若恭人遠甚。乃求舊籍讀之。期有補我不足。然恭人亦猛力攻苦。弗少讓。壽彭僅得尺。恭人且越尋丈矣。辛卯。壽彭遭家難。奔走四方。謀升斗。恆不繼。恭人在家撫兒。躬操井臼。時以女紅繪事佐朝食。夜恆課工。至且不寐。以勞瘁得咯紅疾。其病根蓋伏於此。丁酉。陳孝廉壽恭人居滬。偶以恭人文示儕輩。咸驚嘆弗置。同鄉林訪西觀察。通州范育堂先生。嘗謂孝廉曰。尊閩徵特爲君長友。吾輩見其文。亦敬而

畏焉。戊戌孝廉入甬。主講西學。滬上諸君亦欲聘恭人講女學。恭人以女學與男學異。若寬禮法專尚新學。則中國女教從此而墜。辭不就。作德言功容四頌。并外國列女傳八卷。期以微言挽也。壬寅策論興。勸孝廉再與鄉試。善彭譯書。恭人賣書。并與孝廉合譯格致正軌十卷。八十月環遊記四卷。得賞斧成行。既歸得雋。孝廉入汗。恭人留閩。以兒女差長。恐涉時趨。作課兒訓女詩三十首。又爲其嫂楚娟校正歷代宮闈詞綜。并選國朝閨秀詞綜十卷以補之。甲辰孝廉在金陵。恭人攜兒女來會。賃秦淮河畔。老屋數椽以居。暇則偕訪六朝古跡。羨茗談詩。亡何張孝直殿撰求漁業海圖。指名舉孝廉至滬。上海軍處監造。嗣周玉山制軍調孝廉入粵。恭人皆從。至丁未郵傳部調孝廉入都。恭人以菜婦斧斤官祿之言進諫。而廣府又奉電勸駕。乃行。比越香港。孝廉於船中得血痢。朝夕百餘次。厭厭一息。醫藥無從得。恭人駭極。作禱神辭。願以身代。既入都。孝廉病愈。而恭人舊疾復作。入冬則喘甚。春後雖瘥。轉羸瘠。自是逢冬則發。年甚一年。宣統三年三月後小愈。五月十三日忽吐血塊。入地凝結若山楂糕。脈息轉弦急。蓋肝熾而肺敗矣。服以救肺清肺之劑。血止則吐痰色微黃且腥臭。又復下痢。日夜十餘次。非糞也。痰也由是脾亦壞。諸醫束手無策。進以參附等。如石投水。莫能見功。六月念六。手腫鼻凍。脾脈先絕。念八。痢止喘轉。膚肺脈亦絕。延至閏月朔午。撒手而逝。恭人性凝重。不苟言笑。和睦妯娌。色霽而恭。戚黨女眷。樂與周旋。夫兄敬如自泰。西歸。初見恭人。謂孝廉曰。新婦態度雍穆。殆所謂林下風者。恭人於書無弗讀。其詩由晚唐上溯陰何。沈謝。爲文尤工駢體。由徐庾力追漢魏。能以才氣運辭藻。精音律。善洞簫玉笛。請樂音輕重長短緩急徐疾。在心靈手熟。不在於譜。填詞以清真白石爲主。以其多合樂之作故也。作畫善花草翎毛。初學於南樓文淑。既則自出。

新章膏髮盡法爲刺繡。又變繡法爲畫幅。二者相並。無不知孰繡孰畫。有潔癖。日必浴。所居房闥。必掃灑。無纖塵。弗近婢媵童僕。恐其汗氣觸也。以故事多親理。及兩女差長。能爲代。而恭人病矣。孝廉性狃。弗以家人生產爲計。炊烟一縷。視館穀爲斷。恭人怡然不爲苦。偶有剩餘。卽囑購書籍圖畫。不屑屑於簪珥服飾。孝廉或強爲添置。亦閉藏箱篋。平居仍以布衣適體。所食喜餠粥。菜蔬不兼味。入都以來。弗改常度。惟因病時有燥急耳。病間忽以揮太夫人所輯正始集多遺漏。欲作國朝女文苑小傳。取舊藏閩秀諸集。合以新購者。不下三千餘家。窮探冥索。與病相間作。病亟。自知不起。以稿囑兩女續其志。恭人家世傳星命之秘。兄伯垂與孝廉同年。以六壬名。恭人斷課尤精警。乃兄以爲弗及。然不肯苟占。比年。每人新正。必自占一課。今春得課而嘆。問之不語。自作信招外姊。英玉孺人來都。五月孺人至。僅十日。恭人卽病。病中則以兒女姻事託孺人。迨彌留。精神弗亂。囑孝廉治其後事。宜薄殮。禮從儉。親友盛賻。勿領。并述自誓云。入吳。入粵。又入燕。忽忽忙忙。今日算成終局事。爲女爲婦。至爲母。兢兢業業。生天願證玉京仙。旣歿。微有笑容。體軟如生人。舉之輕若蟬蛻。恭人十產四男二女。長男三男。早孺。遺有黛韻樓文集二卷。詩集四卷。詞集四卷。皆去年手自刪定者。此外未成之稿。則女文苑小傳百餘篇。隨筆雜記並詩話等若干卷。嗚呼。恭人以一女子。生於今世。欲維女教。保國粹。意婉而微。惜無命以濟之。未幾國變。作女權張女德替。若夫人學貫中西。如之何可無傳乎。

林德育曰。近十年來。女學漸興。通西文者日多。然通西文不通國文。何益於國乎。恭人不但兼通中西文學。美術。且融會中西新舊道德。卓然爲家庭教育模範。先祖妣林下老人。以爲後生可畏者。家慈蔡大中華列女傳。

方徵集先正可爲法者傳之百世。爰命德育述其嘉言懿行。敢昭告於海內同志焉。

刺繡大王余沈壽小史

豁公

女士沈雪君。蘇人也。髫齡工刺繡。年十四。鄉里有針神之目。長適淪東余氏。夫名兆熊。今名學。字冰臣。世家子也。家貧。無以爲膏火。心竊憂之。雪君慨然曰。君姑勉力就學。膏火之費。妾能以十指致之。冰臣曰。諾。如是各事其事。皆精進。未幾。冰臣舉於鄉。雪君亦以繡工名海內。清執政有以雪君繡品進呈者。當蒙傳旨嘉獎。皇太后御筆書福壽字。分賜其夫婦。雪君遂以壽名。誌不忘也。光緒三十一年。農工商部奏請賜余夫婦四等商勳。派往日本國考察美術。歸後。皇家特設美術繡工科。即皇家繡工學校。以壽爲總教員。其夫冰臣爲總理焉。宣統二年。中國開第一次南洋勸業會。欽派余夫婦回爲全國繡品審查官。雪君之繡品。陳列會場者。皆得一等獎。明年。繡意大利帝后像。值英金三千磅。實赴意國都朗賽會場。復賽得世界至榮譽獎章。泰東西人之至會場者。僉以一見雪君之顏色爲榮。並羣上以刺繡大王之徽號。蓋所以欽佩雪君者至矣。會終。清執政以清政府之名義。將雪君所製之繡像。贈意君后。意人大悅。回贈清廷。以最高級聖瑪利寶星。另獎雪君以皇家徽章之金銅鑽金表。一時傳爲佳話。民國元年。農商部總長張謇。特聘雪君爲南通州女工傳習所主任。兼充刺繡教員。翌年。奉政府命。與夫冰臣。同赴美國舊金山巴拿馬會場。參觀美術所製繡品。復賽得優級大獎章。又製有耶穌繡像。其精神飽顯。出救主受刑時。面際痛苦。暨代世人受苦之憂心。較諸世界著名大畫家士林登氏所繪耶穌像。殆又過之。緣是寰球耶教國人士。同深感佩之心。嗟乎。雪君一弱女子耳。徒以精於一藝。遂爾名動公卿。賽得世界無上之

榮舉。彼一般聞葺之男子。對此巾幗。能毋愧怍死耶。聞雪君少年無所出。中年始生一女。適實業家張季直先生次公子云。

商界偉人虞洽卿君

童愛樓

虞君洽卿。滬上商界之巨擘也。不但甬人推作領袖。即合全中國商界人物。亦在數一數二之間耳。其作事魄力極雄偉。凡屬公益事業及巨大公司等。莫不有虞君之名。參列其間。諸事得其贊助。多底於成。雖其大名足資號召。然亦有實力以繼其後。非但事虛張聲勢者比也。故其生平有雅號曰阿搭哥。阿搭哥者。即謂其能助人成事。無不贊襄其間也。其一生得創大業。邀煥譽者。皆此勇於任事性質有以助成之也。按虞君名和德。字洽卿。有浙鎮海縣靈緒鄉人。俗名後山北。與慈谿相接壤。少有膽略。異於常兒。蔣成丁時。來滬學業於瑞康顏料號。即貝潤生君所股開之字號也。作夥數載。頗以幹才稱。未幾即入魯麟洋行爲買辦。詎今約已近三十年矣。此後營業多近於洋務一方面。荷蘭銀行洋東慕其名。延作總理。辦事井井有條。頗爲商界所推重。與西人交易。亦頗得外界信仰。遇政商兩界與外人交涉。政府多委其從中斡旋。前清時。曾爲上海道署幫辦。由是聲名鵲起。政府大老。里界婦孺。莫不知有虞君其人。其辦甯紹公司也。頗勞心力。業大款緝。舉措爲難。造甯紹輪方成局。復與瑞鎔廠訂造新甯紹一輪。雖其中股本多屬之大衆。然缺少長短。不得不謀填補之方也。後雖經衆贊襄。卒亦底於成功。無功虧一簣之憾。非虞君力顧大局。恐亦有中止之慮耳。其在本鄉設有山北公司。計自山北至甯波。有海程一百里左右。進鎮海關水程亦在內。虞君爲欲便其里人起見。設此公司。置有汽輪兩艘。一名慈北。一名鎮北。一往一

來人皆稱便。裝置坐位。悉合其宜。且往來山北之輪。於下午四五句鐘未到甯波。則往來甯滬之新甯綫。必靜候不開。必待鎮北或慈北到甯搭客過船之後。新甯綫方能起旋來滬。舉此一事觀之。其加惠桑梓爲何如乎。虞君又擬於甯紹鐵路間建一支路。由甯波站分路至鎮海。再繞至山北。計程約百餘里。估價約八十餘萬。現雖尙未創設。若以虞君之熱心毅力。往事觀之。此理想或可至於實行也。是舉若告成功。不獨鄞鎮商界居民。利賴無窮。卽於國家防務。亦大受裨益。蓋甯波防務。重在鎮海砲臺。戍兵多在甯波。雖祇相去六十里水程。然亦屢有往返不便之憾。若建有鐵路。瞬息可達。由滬搭輪往甯。轉鎮海之乘客。亦祇需三刻鐘。可以抵家作早膳。與慈鎮鐵道同有跨電駕雲之樂矣。且象山現爲中國第一軍港。若以鐵道由鎮海接至象山。呼吸靈通。成爲一氣。沿海防綫。益形鞏固。故余以謂倘虞君是舉。若成。則軍政商學各界。均受其益。豈獨加惠桑梓已哉。虞君在其本鄉。頗能修築地面。如建馬路也。築行輪碼頭也。推行人力車也。每屬利便商人之舉。宜乎商人視虞君有若泰山北斗。尊爲商界之先進也。旅滬甯波同鄉會。久推爲領袖。此次建築同鄉會之所。虞君亦首捐巨款。以速其成。甯地紳商之寓於滬者衆矣。如朱君葆三。沈君仲禮等。已故者。如葉君澄衷。嚴君筱榭等。皆各鼎鼎大名。卓然人表。然勇於任事。終不若虞君及沈君仲禮二人。能不避艱巨。盡其能力。所至以副社會仰賴之望也。然虞君旣稱爲阿搭哥。遇事踴躍相助。有來者不拒之態矣。豈不無所擇。觀於此次政府掩耳盜鈴。重開烟禁一事。西報與一華字報。載有虞君預聞其事之新聞一則。衆以其爲阿搭哥也。間有疑及之者。及後觀各報見有虞君啓事告白一條。方知虞君實不預聞。且虞君告白中。有叱販賣鴉片者。爲辱國殃民一語。此尤可堅人之信。而知虞君必不在其中也。

於此更可知虞君雖稱阿搭哥。然於社會有益之事業。則助成之。若屬有害於社會。雖明知有大利可圖。決不以有金錢。即易其良心之主張也。余作虞君傳。即有所希冀焉。希冀商界中人。以虞君之一生動作爲模範。庶幾皆勇於任事。而有獨立性。雖居於萬國商戰競爭劇烈之場。而能徐圖補苴。挽回利權於萬一也。虞君一生事跡。恐不止此。但余將所知擇其大者。遠者錄之。語云。獵豹一班。知其全體。余之作虞君傳。亦猶是意耳。閱者幸勿謂余挂一漏萬。以爲未能將虞君一生之偉大事業。發揮淨盡。則斯可矣。

湯蛰仙

童愛樓

湯蛰仙先生。爲浙路創始之大功臣。拳匪亂時。與劉張二公。竭力保護東南之天柱石也。先生以道德經濟著於時。辭青陽令。雲南按察使。江西提學使。兩淮鹽運使。而不就。而獨盡心力於浙路。降尊就卑。遺大投繯。其蒼生霖雨之心。豈有口無心者所可同日語耶。世有誦先生爲沽名釣譽者。如其然也。必就三使一縣令之榮。而棄其浙路總理之陋焉。嘗先生慘淡經營。浙路告成之日。郵傳部尙書常州盛宣懷。乃欲奪已成之局。據爲國有。復轉而別外。一薰一蕕。相去何啻霄壤哉。先生爲浙路事。志在必成。犧牲資財。犧牲官職。至拒借外款事。直欲犧牲性命。德性堅定。百折不移。所以於塵海茫茫中。爲難能可貴之人也。先生諱壽潛。浙江山陰人。塾仙其號也。卒時年已花甲。與其封翁逝世。相隔實不甚遠。當其在生時。先生亦有孫。已四世。親面矣。其太夫人早卒。先生幼業儒。事其封翁。克盡子道。平日寢饋經史。不預外事。采擷芹香後。益深自砥礪。鄉試高捷時。名曰湯震。迨題雁塔。已易名壽潛。平生富於才藻。著有三通考。聖朝危言等書。人讀其聖朝危言。已知其關心國事。爲當今之有心人矣。其爲詩

文。多天空海闊之思。吟與至老不衰。與東粵某大老結爲詩友。生平能急人之急。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已任。先生彷彿似之。入詞林散館後。改歸縣令。出宰青陽三月。卽動轉鱸之思。效彭澤高風。返歸田里。蓋百里之地。豈處士元之所志哉。先生初入仕途。便登覺岸。似仕而非仕也。是年爲鹽政通弊事。先生會上書兩次。深蒙嘉納。有簡放兩淮鹽運使之命。先生仍淡於進取。可仕不仕。時人莫測其志趣所在。不知其於實業一方面。留有用之身。欲將大有所作爲者在也。當浙路初發起。羣舉總理。先生投票之多。羣居首數。衆因苦勸出山。至以先生不出。如蒼生何之一語動之。先生始允諾。清廷見浙路已成立。大蒙嘉許。賞以卿銜。先生百不就而就此者。蓋其擇業精而立志決。不得不審慎思欲始終忠於其事也。先生參劾郵傳部右侍郎盛宣懷也。豈不知盛之勢頗正盛。方當用事之秋。先生家人婦孺亦皆知其不可。而先生敢於盡力一擊者。必有所見地也。如其無之。毋乃愚駭之甚。而類於書生之見。輕於一試乎。且其攻訐盛宣懷電稿。措詞復十分激烈。至指爲借款之罪魁。又爲拒款之禍首。而得盛之反動力。陵使毓徐兩軍機。至有革去各職。不准干預路事之諭。浙人見不准干預路事之一言。知必盛之作祟。於是譁嘩不可遏止。清廷忽變計作調虎離山之計。授以兩使之命。夫先生非寂處間散。方負浙路總理重任。是種命下。明知其詐。蓋清廷不料其辭貂衣雀服之榮。爲淡於功名之人也。先生之許浙路。猶臥龍之許昭烈也。管杭嘉通軌之日。甬紹入手之初。實盡瘁。後難爲繼。先生身居局中。職可總綱。不得已往粵籌款。三過家門而不入。先生之匆忙。殆相似之。先生在浙路多一分勞動。卽於家庭少一分趣事。所以先生家庭史中之天倫樂事。既有少壯之一段佳話耳。

沈仲禮

童愛樓

沈仲禮先生。嘗今之大慈善家也。辦紅十字會及公立醫院。成效卓著。名震寰區。按先生名敦和。仲禮其字也。浙江鄞縣人。幼時在英游學。畢業於英國最高等之鉛勃立治大學堂。故先生於中西文兩擅其長。寓滬西僑。多尊重之。工部局設立華童公學。延爲學教。工部局議事廳亦列席其間。凡此出類拔萃。華人參預西政。實爲不可多得之事。前清時。爲記名海關道。山西閩教案辦理極善。至令美國將賠款捐辦山西大學堂。既不辱主權。復功歸實際。如外交盡能若此。尙有何憾乎哉。逮至民國。授以三等文虎章。以彰功績。上海光復時。傷兵絡繹。至醫院求治。先生不但親營醫治。且駕汽車至戰場尋覓。見義勇爲。不避艱險。辦鼠疫時。設公立醫院。亦力任其難。不辭勞瘁。凡此彰彰在人耳目之大事。先生能不落人後。收美滿之功。雖大半出於勇於任事之性。而才爲世用。亦真能不負其所學者也。先生之歷史與政績。知之者尙衆。而先生之家庭。知之者甚鮮也。先生太夫人鮑氏。大雅春風。極能容衆。先生家之姬妾及婢僕人數衆多。無不頌其德惠。樂夫人對人語言。和藹可親。彬彬有禮。其馭下亦明察秋毫。寬嚴並濟。真不愧有大家風範。閨門表率。且其持身節儉。除寬於賞給下人外。不肯有所浪費。先生之二夫人章氏。博學多才。曾爲天足會會長。某女校校董。長於詞令。與親戚相周旋。圓轉如意。應對若流。佐理家政。不愧謂賢內助。惜天不永年。未享上壽。卒後葬於寶山縣界之某地。與宋漁父墓相隔祇有里許。章夫人生前勇於任事。與先生有同心之雅。不得謂非女中之傑也。先生之姬妾約五六人。中多識字知書之女。先生一一分配之。令善屬文者司筆札。善烹調者主中饋。善服役者司巾櫛。善整理者司細繡。太夫人總理其出納之大綱。而家

政秩然井然。不致有所紊亂也。先生晨起閱報。不以觀而以聽。報令識字之姬朗誦之。先生可以耳代目。亦生面別開之一端也。將出。令司巾櫛之姬盥漱栉沐。事畢。則登車至每日辦事處。如通商銀行華安公司等。遍遊一週。返而交接賓客。或至各會場演說酬應等事。先生生平。不嗜烟酒。公暇。多在休息室中研究衛生之術。宜乎年逾花甲而鬚髮烏潤。能康強如少年也。先生元旦家宴。不雜他客。逢節開家宴。亦盛豐腴。先生肖子厚生君。亦長於中西文字。現爲漢陽鐵廠才料處坐辦。媳山西籍。爲前清某觀察之女公子。雍容能識大體。事翁姑亦甚和順。此先生家庭之樂事。實較尋常爲美滿十倍也。甬紳在滬。負有鼎鼎之大名者。不過五、六人而已。而先生實爲此五、六人中之一人。滬上各種善舉及公益事業。莫不有先生之名列入其間。屢爲人推作董事會長等。可想見其爲人任事實心。信孚中外。居家自奉。均有治法也矣。

徐雨之

童愛樓

前滬香山徐雨之先生。諱潤。縱橫商界。馳騁宦途。歷六十餘年。事業聲望。彪炳中外。當時朝野人士。莫不欽慕。計其一生經歷。會辦輪船招商局。與唐景星觀察同事。集資開辦仁和水險公司。續設濟和火險公司。購旗昌洋行輪船碼頭棧房。需款二百五十萬。由先生獨力籌謀。數日間。卒以成局。招商局基礎。賴以鞏固。李文忠極嘉勉之。時先生同鄉馮公。分巡蘇松太。照會先生。命會辦洋務交涉事件。奉直督李公札委津賑事。頗著勤勞。壬午。與從叔秋畦。祭甫。合辦同文書局。不惜重資。搜購古今書籍。廣刊行世。以惠學者。滬上書業之發達。實基於是。是歲七月。奉直督李公札委會辦開平煤礦。明年兼辦貴州煤礦。先生奉檄。南北馳驅。席不暇暖。入春自津返滬。築金

利源碼頭添置廣利富順兩輪。入秋吾國與法失和。法艦攻閩之馬江。我揚武兵輪。擊斃法提督孤拔。法人慚憤。揚言集大隊海軍由太平洋出。攻上海之製造局。風聲鶴唳。一日數驚。市面銀根緊急。周轉因以不靈。先生向日一切經營。幾乎一旦破裂。先生交好。皆代爲先生憂。而先生竟能履險如夷。坦然過去。迨至中法和議告成。乃一清理。恢復舊業。回首從前。渾然無迹。時劉壯肅巡撫臺灣。委先生辦理基隆礦務。先生子身渡臺。以水土不服。而返。壬辰丙申間。先後奉直督李公札委總辦熱河建平。等處金礦。北洋大臣王。札委兼辦永平等處金礦。癸巳夏。由唐山出關。歷駐建平永平等各局。前後六年間。因唐景星觀察去世。襄助無人。竭盡勞瘁。是歲辦理開平唐山賑濟。亦盡心力。至今該地之人。尙有頌先生功德者。以上皆先生生平於商業一方面之偉大事業也。欲述先生家庭之出處。因不得不詳先生之履歷耳。至於功名家庭一方面。先生出山。乃援例捐員外郎。指分兵部。尋以轉運出力。得直督李公奏保。加四品銜。嗣由郎中改道員。指分浙江。又以署鄂督湖北巡撫翁公。於光緒建元。江鄂漕糧海運出方案內。保奏交部議叙。又二年。漕糧出方。經直督李公奏獎。加二品銜。給予從一品封典。前後蒙各督撫奏保。得秩至卿大夫。考先生爲人。義俠外亮。仁慈內蘊。志器宏遠。才識超恆。性剛直。重然諾。尤善懲遷。任事強毅。有堅忍不拔之態。雖在艱險。亦鎮靜如常。家居事親。以孝聞。父兄伯叔咸器重之。嘗曰。此吾家千里駒。異日先大門閥。必此子也。咸豐壬子。先生年十五。其叔榮村。挈之來滬。就學於蘇州閭門外之花埭里。不數月。先生乃誦數卷書。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讀之何爲。方今中外互市。世界競爭。非實業無以強國。非經商無以起家。乃毅然棄儒就賈。時乃伯鈺亭。方經理上海寶順行。事。遂就之。習絲茶業。公餘則習中西文。並與各專家討論實業。不十

年於滬上開設莊號五所。設寶源祥茶號。復專營地產業而驟富矣。丁丑。乃翁與太夫人六旬雙慶。適先生由郎中改道員。喜事重疊。賀客盈門。戊戌。先生年六旬。息勞居滬。諸子稱觴祝嘏。先生曰。欲起家宜經商。欲與國須實業。遂命子廷爵赴美。廷勳赴英。其餘先生一生事業及善舉。未能悉記。噫。如先生者。亦一偉人也。

胡雪巖

童愛樓

杭州胡雪巖。人均呼作胡大先生。名光燭。昔時爲浙江首富。宮室之美。埒於王侯。姬妾衆多。居處築十三樓以貯之。極態窮奢。盡人生之快意事。諸姬在胡母前請安。站立兩旁。如百官上朝然。造大園林一所。數次翻築。始行定局。假山上蓄有真鹿。松皮石筍。盡立無數。先生之母見之。訝曰。此何殊俗諺所謂刀劍山乎。當前清收還伊犁時。俄人多方要挾。關內外防營需餉正殷。協借迫不及待。旋又議給伊犁守費。餉力愈絀。山右陝豫等省。又報旱災。清廷正在羅掘俱窮之時。忽得先生一手所措華洋商款至千二百五十餘萬之巨。清廷得此。無殊涸轍得水。當蒙廷賞。予以極品。并賜黃馬褂及紫禁城騎馬。其家資無有能知其底細者。動云千萬而已。生平喜設當舖。計在湖州德清海甯嘉興石門杭州金華衢州蘇州鎮江湖北湖南共設當舖二十三處。資本金在二百三四十萬以外。又在各省設金銀等號。在杭州設胡慶餘藥舖。使石崇鄧通復生於今日。亦嘗見而却步。其於善舉一方面。亦多有可述者。如錢江義渡。難民局及杭州城陷時。難中官民。苦無所歸者。以千計。先生獨力開發火輪。四方接渡。造德亦匪鮮淺。攻胡大先生先世並非鉅富。其尊人在日家境。亦甚窘迫。先生弱冠時。業儒學賈。初在某錢舖作學徒數年。繼得故舊吹噓。荐入前清浙撫王中丞幕中。因其爲人誠謹。古道可風。中丞頗加青眼。由是扶搖直上。

俟至二品頂戴。左文襄治軍時。餉項周轉。多藉其力。故戶部尙書閣敬銘奏追齎款時。曾左二公。力與開脫。得不擊交刑部治罪。攷先生經濟多任性處。屯絲三百萬。待價而不肯沽。直待華洋商人結團力以相拒絕。始行出售。而絲黃不值錢矣。又其家產。存款居其多數。虧倒之日。孤寡養命之資。多陷在內。因而累及他人。傾家蕩產者。亦指不勝屈。家庭中事母至孝。築造大園林。託名爲母頤養之用。而不料姬妾所居。占其十三樓閣之多也。先生酷愛婦女小足。一握金蓮。是其所好。愛憎亦卽於此分之。聞有二姬。因囊足而至於骨折病亡。嗚呼。李後主之作。備殆千古罪人乎。築造園林時。魏實夫爲之擇楹。儲梅光華。先生之母。屢言適可而止。而先生屢築屢改。必欲盡善盡美而後已。蓋先生之母。如法王拿坡崙之母。雖在富貴之中。而心目中未嘗一日忘貧賤也。後至破產之日。其母亦無憂色。蓋非無動於中。實有一種得之不喜。失之不悲之特性耳。先生好色之性。極膩厚。住滿十三院樓之姬人。猶以爲未足。每時出在外作尋芳之舉。凡非絡柳贈花。先生多被所窘辱而勿顧也。杭人迷信者。至云爲先生乃猿猴投生人世。蓋卽指其好色之情形耳。十載前。余由戚友導引。得入胡園游覽。盡半日之力。如走馬看花。力圖遍及。因此轉若電光石火。轉眼都空。不但至今難以記憶。卽當時步出園門。已成模糊夢境。可見其曲折玲瓏。幾態百出矣。古稱金谷阿房。謂極園林之幽勝。建築之巨麗。今觀胡氏之園。亦豈讓之哉。惜乎至今屢易其主。華屋山邱。不能終古爲一家有也。可勝嘆哉。

按胡大先生死時。其母尙在。有人輒以聯曰

二十年極慾窮奢。但恨黃金無用處。念餘日人亡家破。偏教白髮見收場。

王襄伯

童愛樓

王襄伯先生。慈水望族也。家資百萬。子孫團叙。有陶朱之富。得天樂之真。性成慈祥。邑中貧民。多賴調劑。居人敬而愛之。歐風東漸。廢科舉而重學校。先生獨捐巨資。在慈邑之馬鞍山。建務本學校。雖在鄉僻。而文字並授。中西皆請學校。宜建於山野。庶使市聲隔絕。俗慮皆消。俾學者專心一志。課誦其間。則易於精進耳。且該校於四圍餘地。遍植桑麻。命學子於課餘時。兼營農事。以謂學生若不能文章見世。亦可以食方終身。貧苦無力者。免其學費。先生躬任校長之職。由是聞風傾慕。四方擔簦負笈而來。是校者。約千有餘人。所聘教員。皆一時名宿。歲費數千金。先生獨力擔承。無少吝意。先生歿時。年登花甲。本可云爲福壽全歸。惜病於瘵中。未免猶有美中不足之歎耳。先生之富有安樂。人多知之。先生一生之境遇。荒寂之家。庭。樞根錯節。而至於名利兩得。成爲一方之領袖。則人多未知也。述之。使世人學其榜樣。貧時宜如何致力。富時宜如何濟衆。方不負天之厚之者。能轉厚於他人也。攷先生實一簞人子。父業農。又早見背。母李氏。家貧難於守節。越其父歿兩年後。再醮於邑人某爲繼室。時先生年近弱冠。聞母是舉。深以爲辱。因盡鬻其家產。得數十金。貸於親戚家。已則備於某巨室。歲得祇五金。先生少壯時。美丰儀。復雅好修飾。故雖執賤役。觀其外貌。似商學界中人。而不類其爲隸僕一流也。會巨室有女僕名月。慕其姿首。見先生氣宇軒昂。知非久居人下者。欲委身事之。此時先生年踰弱冠。中饋正虛。兩相愛悅。遂成夫婦。先生主人以謂如是結婚。甚不正當。因歌其業。先生此時窘無所歸。幾等窮途之阮籍矣。誰識先生百萬家資。會遭此真市吹簫之感乎。先生既如落魄之鄭元和。婦復厭先生貧。常現怨色。先生知之。遂與決絕。積三月所得。集有

銀馱三枚。乃以之作資本營小販業。勤謹不欺。顧客雲集。數年後。除衣食外。盈百餘元。時先生有遠感高某。憐先生遭際。乃爲之荐於某輪司。伺應之役。歲獲頗巨。先生至是。忽發奇想。願採各埠消息。請鄉宿儒編輯新聞。廣爲傳播。卽萌芽之報紙也。當時購者甚衆。營業日進。餘利約得千元。由是遂設商肆。無不獲盈。乃添設行號。錢莊於上海甯波。以及諸大埠。歲收數萬金。不十餘年。遂成暴富焉。自念謀生如是之難。因廣興實業。在家鄉建磨粉廠。等以惠桑梓。親友凡有工商事業。向之商助者。無不樂爲周旋。又念非有學術。不足以成家業。因設高等學校。以培植故鄉子弟。計先生自貧窶至富有。不過二十餘年間事。當其未達時。至有呼爲無賴阿福者。蓋阿福乃先生小字。至今甬郡父老。皆稱頌其功德不少衰。嗚呼。人貴有志自立耳。立志堅。雖歷艱難。不短其氣。後日之富翁。卽前時之貧士。貧者終貧。富者終富之語。其豈然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施之以困厄。吾於先生事亦云。

楊斯盛

童愛樓

楊錦春先生諱斯盛。錦春其字也。江蘇之川沙人。業坊。有功於學界。凡江浙人莫不知有先生。先生卒時。追悼者數百人。至今鑄銅像於其自建之學校中。可想見後人追念之深。而思慕之切也。工商界中建鉅大學校。而有名於時者。厥有三人。一爲甬上葉澄衷先生之澄衷學堂。建於本埠下海浦。一爲蕪水王襄伯先生之務本學堂。建於慈谿之馬鞍山。一卽先生所建之中學堂。在於本埠浦東之六里橋。我三先生履歷。俱非學界中人。葉澄衷先生徵時。曾爲負販而兼操舟業。王襄伯先生徵時。曾爲富室服役而兼商輪伺應業。先生業坊亦幾三十餘年。願三先生既均非學界中人。而竟志同道合。專營培植後生之事。其故何哉。蓋皆因自歎無文學。而嘗爲政學中人。

所輕視也。且其生平無學識。於往來筆札。多須仰仗於人。亦有所不便。甚者至有倒觀新聞紙之語。因自己之不便。方思及學爲重要之舉。故三先生均不惜巨資。而各建極大學堂。以加惠學子也。顧三先生既具如是之宏願。伸如是之魄力。千萬廣廈。有志竟成。於已一身。雖不識字何害。吾嘗見飽學之人矣。於有益社會之改革。家國之興衰。多惜墨如金。若無潤筆合其心志。甯將其滿腹文章。留與草木同腐。觀是種老師宿儒。雖博通三墳五典。究有何益於世。反不若三先生雖無飽學之名。而有興學之實也。故人以不學諱三先生者。吾轉以好學頌之耳。考先生家庭寂寞。苦不可言。先生幼時。家既赤貧。且早失怙恃。年十四。業圯於滬上。手胼足胝。日作夜息。當此之時。先生必無他念。祇期日日有人估工。不致空過光陰。衣食有缺而已。如是三十年。始克盈餘。營他種事業。亦日進佳境。轉瞬近十年。積資三十萬。自有業圯以來。恐未之有也。前清光緒中。建別墅於蔓盤路。樓閣玲瓏。廣可數畝。先生向於建築事爲人作嫁。今日自營第宅。方始作主人翁耳。圖思我國教育之不振。凡屬貧寒之家。多抱從學之向隅。乃於別墅中設廣明小學。並設師範科。濟濟踰踰。學子滿堂。故青年受其益者。十居八九。師範生畢業之後。各校競聘之。先生猶以謂所願未償。乃賃其居。更建中學於浦東之六里橋。校西附設高等與初等小學各一師。名其學校曰浦東書勤樸二字作校額。以爲後來訓誥。一年間。各省負笈擔簞。來求學者。達三百餘人。嗣後總長增高。日新月盛。今約千餘人矣。吁。盛哉。今政府日日言教育普及。試問何地有一完全教育部所立之小學校乎。教育部既爲開散之官。強迫教育。尤屬有話無事。政府預算表。軍政費踰十之七八。教育費不及十之二三。軍費若用之以對外。猶可說也。今則加兵力於國內之同胞。不思重教育。興實業。開萬年有道之基。而日事爭

權。查利。依附勢力。爲一已子孫作牛馬。以視乎竭畢生之力。從事教育之湯先生。其人智愚賢不肖。相去爲何如哉。

嚴筱舫

童愛樓

嚴筱舫先生。爲商界有名人物。上海商務總會。先生實爲創辦之人。收效之宏。莫與比倫。所設源豐潤官銀號。幾遍國中。官則初捐鹽大使。繼入道班。在其茲。鎔故鄉辦富春學堂。於善舉多所欣助。遇有公益事。莫不推先生作領袖。使有登高一呼。衆山響應之妙。亦魏薊乎一經濟場中之偉人也。先生諱信厚。浙江慈谿人。筱舫乃其號也。幼時家亦赤貧。其人身子笨重。口舌遲鈍。似非大有爲之人物。當其舞勺之年。學業於甯波鼓樓前之恆興小錢肆。先生食量頗宏。三餐需數升之糧。錢肆主人。性極吝嗇。因食量故。而歇其業。由是賦閒家居。如同負腹將軍。一籌莫展。未幾其鄰人有費姓者。萃至上海小東門內寶成銀樓爲櫃夥。先生公暇好爲書畫。尤長盧雁。頗得邊壽民遺意。時杭州胡君雪巖在滬爲前清左文襄辦糧臺。先生繪盧雁於團扇上。以饋之。雪巖一見大悅。以謂先生風雅。性成。非市僧可比。因展轉荐至京師某銀號。某銀號礙於若者。顏面之闊大。不得已而受之。內中實無可位。置。乃令坐守客堂爲招待之職。號中人皆冷眼相看。少有與之親近談話者。先生頗有忍耐。心夷然自適。適是時有某官僚落職將歸。權在該銀號作停雲之所。號中人亦皆加以白眼。惟先生一人。終日間暇無事。樂與周旋。頗相契合。未幾該官場開復原官。即接先生作蓮幕之上客。由是風送滕王。青雲直上矣。未幾自設官銀號。所向皆利。卒成商界之柱石。而中外聞名矣。先生太夫人童氏。乃慈水望族。性成和藹。御下極寬厚。七旬祝壽。即在甯波。

江北岸源豐潤官銀號大張筵筵演劇三日。賀客盈門。浙江提督甯紹太道以及府縣均往道喜。先生擬在江北岸火車站旁築嚴園以爲其太夫人頤養之所。不知何故未竟工而中止。至今該園惟存一亭一沼一花棚。已類乎荒圃矣。按該園地址實極美備。馬路橫其前。鐵道亘其旁。對面爲法國教堂。全以青石造成。遙相影射。通爲有色。今變華屋爲山邱。真可惜也。慈谿大書家童君小橋與先生有郎舅之親。童君之書與先生之畫俱斐絕頂。凡有求者必兩得之。懸掛堂中。洵稱合璧。先生與葉澄衷君爲生平契友。惟兩人性情大覺不同。以不能相合之性而能交如手足。亦奇聞也。蓋先生屬書香之後。有書卷氣。葉君識字不多。性復急直。不合一也。與先生言不可作寒酸語。親友有求其照拂而道及家中貧苦者。先生以謂無一技之長。何所取材。必不存在意中。倘言政商各界多所經歷。先生必以謂有用材矣。必竭力爲之推奉。獎飾十倍。與葉君言則反是。必須言困苦難堪。無可爲計。葉君始願爲之設法。位置之中。亦不合驟躋顯要。必也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始許握重權得經理之位。有過立黜之。南順記分號。遍於各大埠。基礎不墜者。賴有此進退之權。先生用人。遇有過失。常容忍之。致源豐潤各埠之倒閉。均受各經理之累不淺。此而重法輕之害耳。不合二也。先生嗣君子均先生亦頗聞名於時。

陳雨蒼

童愛樓

陳雨蒼先生。浙之湖州人。三十年前上海鼎鼎大名之大慈善家也。致先生初作絲商。繼在美商旗昌洋行爲買辦。規今通商銀行即旗昌洋行之舊址在五馬路外灘。先生之貌神清骨秀。瘦態堪描。當三十年前時。亦在該行司文牘。因該行營業除絲茶洋布五金輪船外兼辦軍裝時與中國官場通函件故用文牘科。屢有把晤。

之時。先生之爲慈善事業。與沈仲禮先生大同小異。仲禮先生創紅十字會公立醫院等。務其大者遠者。先生惟施茶給藥。施粥給衣。一味憐愛窮民。救其凍餓而已。此皆因今昔時勢之不同。而學識見聞。亦有相異之處也。今日大慈善家之知有沈。無異三十年前大慈善家之知有陳。先生昔時寓所在三馬路望平街轉角。卽今之朝宗坊也。門首懸有陳裕昌絲號招牌。凡屬貧民。莫不視先生如萬家生佛。先生家一門慈善。其夫人亦好爲布施。以致乞兒丐婦。環踞其門首。終日往來無已時也。古云。善門難開。以余視之。少布施之方法耳。先生周濟貧困。往往好爲親手過付之事。其肩輿之出也。與後手中蒲扇。散給貧民之物。滿置之一日。因物少人衆。不敷周給。羣丐竟將其輿窗擊碎。兩名與夫。亦非衆丐所敵。幸遇巡士方爲驅散。先生踉蹌歸家。自謂思慮不周。竟有此意外之驚。嗣後隨路給物之舉。遂從此斷絕矣。故行善之家。不可不防分布不周。有此無禮相犯之舉也。先生夫人亦往往於歲終時。遣其女僕在大馬路德靈里內及紅廟內羣丐聚集之處。散給錢米各票。然亦每遭羣丐圍困。至於不能得出。由是男女僕人。視是種差事爲畏途。多致盡擲於一二丐者之手。而失利益均沾之惠也。或女僕不給與極貧苦之丐者。而卽與其貧苦之親友。此亦不過手善堂致有此弊耳。夫爲洋行買辦者衆矣。在海上作寓公之紳富亦衆矣。祇見其朝歌夜宴。圖一己之歡樂。作子孫之牛馬。若先生者。樂善好施。寥若晨星。爲富貴人之所獨造。亦難能而可貴者矣。獨惜先生有此好善之心。而其後嗣。至今在海上者。無一籍籍名。豈天別有報施之道。已在冥冥中早爲安頓。而外人不知其家庭瑣屑者。無由得其詳情耶。

童樹堂

童愛樓

前清童樹堂軍門諱鎮陞浙江鄞縣人。余家之曾叔祖也。乾嘉時官爲松江提督。廈門提督。廣東水陸提督。其生平功績。以繼浙提李長庚。戡蔡牽於浙之黑水洋爲第一。身先士卒。深入賊巢。燒狗頭式盜艦四七艘。牽懼其勇。被逼難逃。而自沈於海。浙從此無著名之火盜者。督童李兩提督之功也。入京供職。蔡衛屈於奸相穆彰阿之勢。解甲歸田。晚年好文學。其辭闕詩云。謝罷君恩出帝都。戰袍脫却一身孤。安排大笠長竿下。重作雙湖舊釣徒。洗却猩統血戰袍。南窗置酒月輪高。欲知百戰功何在。請看濃霜兩鬢毛。紅旗白馬辭家去。明月清風作伴歸。刁斗不聞秋夜永。十年重下讀書礁。萬骨枯來一將功。願天少出大英雄。太平宰相風流吏。寧把凌烟畫此翁。詩思蒼慨。頗多寓意。公之功名政績。焜耀當世。國史館有傳。寧波府縣志皆有傳。然公出身之磨折。家庭之有法。人多未之知也。錄之亦足爲世人法耳。公未達時。象馬爲生。胆頗豪。與未達某總戎爲友。總戎欲試其胆。令肩轆首於叢塚間。一一分置之。總戎預伏於敗樞中。夜半見其籠燈果至。乃塗黑其手。出於樞外以驚之。曰。汝須將饑首盡留於此。以飽吾腹。公曰。吾心至公。每塚兩枚。不能因汝囑強而多與也。開樞內復曰。如是汝難思歸去。吾當出而援汝矣。公曰。吾甚欲一見厲鬼形容。今坐待於此。盡汝伎倆。以處置我可也。俄見棺蓋掀起。一人自棺中躍出。近視之。乃總戎也。見公大讚曰。不圖公胆大至此。今後甘拜下風。不作南人之反矣。公曰。公膽亦不弱。但非弟恐爲汝嚇死耳。公嘗深夜牧馬。一夜見人家燈暗如豆。一少婦方懸標自縊。公力拔其窗櫺。入而救之。得其醒後語。人方知爲姑媳勃谿。而尋短見者也。設無公力足以拔窗櫺。則此少婦。其能久延不死哉。公名鎮陞者。因其族叔曾爲鎮軍。公曰。吾必駕而上之。因名曰鎮陞。其族叔素輕視公。曾謂公曰。汝果能駕吾上。吾當爲汝執鞭。以謝不

識英雄之罪。後公果爲松江提督。其叔抱慚晉謁曰。今日特來收軍門之馬。公曰。前時戲言。姪安敢芥蒂於心。敬禮其叔如故。公長子字德威。次子字德光。皆歷職參遊。女一閩字德容。適某孝廉。粧奩與尋常紳宦不相上下。蓋此爲其夫人所主。張公主張者。秦田三千畝。桑園一所。計三百樹。以謂男耕女織。足養終身。願事增華。徒糜費用。其女嫁後未數日。忽遭盜劫。一門大小。旁皇無計。德容謂其夫曰。妾如今不能害羞悞事。願即君遠自匿。匿羣盜之來。吾力足以當之。其夫見其雙鉤一掬。弱不勝衣。轉念將門之女。語或不虛。因飭男女僕役。聽命夫人。嚴陣以待。德容解其紅裙繡襖。親執堅木棍。守候於門旁。盜限於門戶之狹。魚貫而進。遭擊者無不立仆。卒皆匍匐逃去。得致一物不失。當時孝廉家諸人。莫不奇其花嬌柳媚之身材。蘊有如是神力。舌橋不能下。而嘆爲勇士之真種也。事後爲公所聞。卽着人往護壻家。并戒其女非十分緊急之事。切勿自炫其技。致有婦道之虧也。德容由是從夫習文詞。刻有詩稿問世。公宅在鄞縣城內章巷巷門懸元戎第之額。乃乾隆御筆所書。公第雖閱閱輝煌。公之家庭間。仍勤蓄節儉。無殊尋常百姓。公書室三楹外。祇花壇一座。並無園林等之建築。有大桑園一所。親友督勸其建築園林。以爲娛老之用。公用以建宗祠曰。園林使子孫樂意優游。忘其勤苦。多致怠荒。况子孫遇不賢者。焉能久保。故不如利我同族。必不致一剝那間。更易他姓也。公食量頗窄。而肴菜不豐。公曰。食取對性。席前方丈。胡爲乎。閩浙總督孫爾鎮。由京往閩。順道謁公。以黍糲供客。二公共食八十餘枚。夫黍糲粗糲。常人不能食四五枚。而二公能各食三四十枚。可見二公皆屬宏量。而嘉客以鄉產供之。亦節儉之一證也。公一生所餘產業。祇有住宅兩所。田二百畝。桑園七百株。夫人亦祇二人。夫以振威將軍。歷任三省提督。而身後所餘。祇有此數。足見其

平日愛惜士卒。不忍尅扣軍糧。以自肥。較今之爲官者。動輒家資數百萬。一人極富而衆人貧矣。宜乎仁人不求過分之財也。

夏君瑞芳事略

蔣維喬

夏君名瑞芳。字粹方。江蘇青浦縣人居南厓。先世業農。父母以貧故鬻其田宅。至上海設小肆於董家渡。而以君寄養於戚家。時年方九齡也。君年十一。已有智識。會母因事旋里。欲隨至上海。母不許。潛行。君逾時方覺。知母必取道珠家閣尾。追之。中途阻於河。不得渡。鄉人以小舟至。君求附載。鄉人以其幼也。勿之許。君乃大號曰。若勿載我。我將投河死。鄉人憫之。乃移舟傍岸。遂得渡。行抵珠家閣。遇母於船埠。母憐其志。乃挈之。至上海。是時基督教長老會設清心堂於滬南。而分設小學於各鄉。凡小學生肄業二三年。成績較優者。得升入清心堂。其學科則語言文字之外。兼教工藝。概勿取學膳費。君父母乃令君入小學肄業。三年。升入清心堂。復五年。父歿。君年已十八矣。自念家益貧。不能久讀書。必習一業以自給。乃謀於清心堂監院某君。入同仁醫院習醫。同仁醫院者。亦基督教中所設立之慈善事業也。爾時院中規模尙小。凡入學者。無一定資格。亦無醫科科目。惟學爲助手而已。君留院一年。自問不能出人頭地。乃棄之。至文匯報館習英文排字。後數年。入字林西報館。工資所入。足以自給。乃娶同事鮑君威恩之妹爲室。而母氏又於未娶前一日病歿矣。旋入捷報館。爲排字領袖。所入益豐。乃與鮑君威恩兄弟謀。合資自營印刷業。凡集資四千餘金。創立商務印書館於上海。時君年二十六歲。卽民國紀元前十五年丁酉正月也。我國向無印刷事業。君乃親赴日本考察。有所得。歸而仿行之。於是印刷之術。驟然一新。營業亦日

盛至戊戌歲。變法議起。新書新報。風行一時。印刷事業。亦隨之發達。越三年。拳亂既定。清廷復行新政。廣設學校。君以爲國民教育。宜先小學。而教科書爲尤亟。乃於印刷所外。兼設編譯所。君計畫宏遠。欲廣集資本。成一出版之大公司。謀諸人。無一應者。壬寅年冬。日本人原亮三郎。山本條太郎等。攜巨資來上海。思營印刷及出版業。君念我國之印刷術及編輯上之經驗。皆甚幼稚。非利用外資。兼取法其經驗。不可。遂與訂約合資。改商務印書館爲有限公司。華股日股各半。而用人行政權。悉歸本國人。并遵守我國商律。自是以來。編輯印刷。均大進步。營業亦益擴張。支店徧於全國。受儲者凡三千餘人。公司資本。屢有增益。計丁酉至去歲癸丑。閱十七年。由四千增至百五十萬。而是時日本人所占股額。亦僅四分之一矣。世人或以此巨大公司。非完全華商自辦爲惜。君乃親往日本。與諸有股者謀。卒盡數購回。轉而售諸國。民國三年一月六日。議定立約。至十日。登報布告股東。而君卽於是夕。爲暗殺黨狙擊於公司總發行所之門前。傷重不能言語。昇至仁濟醫院。遂歿。年四十三歲。君豁達大度。性果斷。知人善任。喜冒險進取。百折不回。故能以微細資本。成極大之公司。於我國工商及教育事業。影響絕鉅。君本基督教徒。其待人接物。和易寬厚。愛人如己。視敵如友。深合基督教義焉。其弟瑞芬。幼孤。撫養之至成人。爲之授室。瑞芬視君如父。而視嫂猶母也。君居商界久。積有名望。被舉爲總商會議董。凡商人因帳務受平。成於商會者。多爲君所區理。在職三年。人無閒言。君平生於公益。多所盡力。嘗獨力設一學校於其鄉。教里中子弟。以清心堂爲所從受教也。則合同同學爲聯舊會。集資爲擴充費舍。改爲清心中學校。其他如愛國女學校。尙公小學校。孤兒院。皆有所欲助焉。葬之日。執紼者數千人。聞其事者。無知與不知。皆爲淚下云。

夏粹芳先生家庭攝影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君傳

蔡元培

我國印刷之業。始於五代。歷宋元明以迄於清。積漸發展。顧其所注意者。率在四部巨帙。供成學治國聞者之涉覽。間以匱釘裱版。以餉舉子。至於村塾課本。大多數兒童之所誦習。則大抵粗率不求精也。清之季世。師歐美各國及日本之制。廢科舉。立學校。始有教科書之名。為教習者。以授課之暇。編纂之。限於日力。不能遑密。書肆誦於貴而亟於利。以廉值購稿而印之。愚惰勝無而已。近二十年。始有資本較富之書肆。特設編輯所。延熱心教育之士。專任其事。於是印刷之業。始影響於普通之教育。其創始之者。實為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者。青浦夏君之所建設。而以漸擴張之。且總經理之。以終其身者也。君諱瑞芳。字粹方。少孤貧。學於基督教長老會之清心堂。習排字於英人所設之文匯報館。歷在字林西報館。捷報館任事。積有資本。乃與妻黨德君感恩。創設商務印書館。其始翻印印度英文讀本。而以華文譯注之。名曰華英初階。若進階。在當時初學英文者甚便。戊戌以後。有志維新者。多游學日本。競譯日本書以求售。君亦數數購之。然不敢輕於付印。可通人抉擇。其中太草率者。毀諸篋。所費雖不貲。不惜也。庚子以後。學校漸興。教授者苦不得適宜之教科書。君乃為商務印書館厚集資本。特立編譯所。延張君元濟主其事。亦常以重賞購當代名士嚴復伍光建夏會所諸君之著作。且發行辭典小說雜誌之屬。而尤所聚精會神以從事者。實惟小學教科書。其事在我國為至新。雖積學能文之士。非其所習。則未易中程。式。往往一課之題。數人各試為之。而擇其較善者。又經數人之檢閱及訂正。審為無遺憾焉。而後寫定。其預擬而為目。綜合而成編。審慎周詳。無不如是。編輯者之日力。緣是而虛糜者頗巨。不敢吝也。教科書以外。又有教授法

參考書。非學生所需。售數遠遜。然亦盡心力以爲之。以是出版後。大受教育界之歡迎。而同業之有事於教科書者。度不能以纖幼之作。與之競。則相率而則效之。於是書肆之風氣。爲之一變。而教育界之受其影響者大矣。民國三年。君年四十有三。追溯商務印書館之創設。既有七年矣。一月十日。以有於總發行之門前。狙擊君者。君負傷而歿。君對於印刷業之盡瘁。遂以是終。知君者無不痛惜之。君妻於鮑。有丈夫子一曰鵬。女子子八人。蔡元培曰。君信仰基督教。內行甚修。接人甚和易。宜君可以盡其天年。而卒被暗殺。倘所謂天道無知者邪。然君雖歿。而君所創設之事業。方興未艾。其及於教育之影響。則展轉流布而不能窮其所屆。雖謂君永永不死可也。

夏夫人傳

魯莊

夫人鮑氏。父名哲齋。爲牧師。忠於教務。治家有法。夫人幼承庭訓。敬長上。愛手足。溫淑謙恭。戚黨稱之。旋入校畢業。德性品學。與年俱進。年廿一歸夏粹芳先生。是時先生家甚貧。又遭母喪。無擔石之儲。下有弱弟才一二歲。處境艱苦。可想見也。而夫人安荆布之素。習提汲之勞。主持中饋。使先生無內顧憂。先生初創商務印書館。資本淺薄。時虞不繼。而夫人質其嫁時衣飾。以資周轉。厥後先生營業發達。交際日廣。滬上風氣。以楚館秦樓。爲聯絡感情之地。而夫人隨時進言。故先生一世不染聲色之累。自先生事業日盛。故鄉親戚。咸謀枝棲。惜多未學。恆居苦工之列。而夫人憫之。力贊先生創辦學校於梓里。以培植人才。先生不幸。橫遭狙擊。夫人猝遭大變。哀痛之餘。外而公司帳目。內而家常雜務。分別清理。公私不受絲毫損失。夫人有子一字筱芳。女公子八。皆能秉承母教。其年長者。夫人造就外傳。以期受完全教育。筱芳現留學美國。夫人恆諄諄教以求學爲重。絕不教世俗婦女專事姑

息。致兒女耽於逸樂也。夫人既處富厚之境。仍不改昔時寒素風範。而樂善好施。於恤貧苦。孜孜不倦。親戚中有急難者。力能援助。絕不推諉。粹芳先生交游遍海內。自遭慘禍。咸贈贖儀。而夫人體先生之心。捐作夏氏小學基金者半。捐作孤兒院粹德堂建築金者亦半。斯尤合乎社會主義。雖鬚眉男子。難於企及者也。

粹德堂緣起

青浦同人公撰

孤兒院粹德堂者。吾鄉夏先生粹方之遺愛也。民國二年先生猝遭不諱。商學各界。莫不聞耗。隕涕遠道。賻賻哀唁者絡繹。積爲鉅資。夏夫人體先生作育人才之意。用以構孤兒院講舍。以宏先生德澤。顏曰粹德。此堂之所由來也。同人等徘徊景仰而贊歎曰。先生造就者大宜乎流風餘韻。山高水長。而夏夫人能服膺宗教。信條宏慈。廣廈庇孤寒。上帝必與之。庶幾古人所謂天爵者乎。吾國教育不昌。女界恐閭尤甚。富婦染歐風者。頗奮揮霍。酬應之虛糜。不知實利。及人爲美德。至送死大事。無論貧富。知有經儀紙鏹耳。此揆諸養志之義。豈曰愛人以德。且晚近風尚奢侈。尋常慶吊。耗費至少亦數百金。節之以教養窮乏。一轉移間。可以敦風俗。開民智。非所知夫見義勇爲。鬚眉所難。夫人之賢。非盡人幾然。未始不可師其一節。倘有聞風興起者乎。抑吾等尤有感者。天爵之榮。不止如世俗富貴利達。僅僅爲鄉黨交遊光寵已也。然則吾青浦女界。而有夫人。青浦人之榮幸。何如。同人過慮。以爲夫人之不可及。或爲先生盛德所掩也。故於斯堂之成。願進一言以誌之。

鄭孝胥

鶴

近世言詩。必稱宋派。效半山者。效四靈者。效西江者。紛紛繼作。而究其原始。則提倡之者。實鄭大夷及陳石遺諸

先生也。太夷先生名孝晉。又嘗自署曰蘧。築海藏樓於海上。所著有海藏樓詩八卷。咸清音渺。學力兼到之作。去歲兩社有詩爭。即爲某君。崇拜先生。與吳江某某相忤。遂至大闕。先生聞而歎曰。後進英挺。吾不能望也。先生又善作書。筆力挺秀。而瘦硬特甚。蓋原本東坡。而參以變化者。滬上人士。爭得先生片楮寸簡爲榮。其爲人欽佩如此。先生有女公子。名景。字曰德微。亦能通書史。作札牘。又公子曰垂。亦頭角挺異。先生嘗有示女兒詩二首。其示德微者曰。莫信鬼神信道理。莫愛豪華愛義禮。容人之過。稱人之善。居心仁厚。福始。其示垂者曰。男兒胸中寬。要作萬人豪。敬賢罔不肖。愛物隨所遭。寡欲自超然。富貴真鴻毛。其教誨之嚴。正如此。蓋先生平生。極抱奮發有爲之志。而遭際不偶。鬱鬱不得志。故其垂訓公子。必勉爲天下之士。不但若東坡之無災。無禍。到公卿也。先生又有公子名東。七。以在日本所生。行滴爲七。故名曰東。七。先生絕愛憐之。後以甲午年至江甯。遽抱疾而死。僅二歲耳。先生痛之。慟有詩數章。如曰。一家客上牀。擲汝向荒草。歲盡治城旁。月寒新鬼小。蓋之痛之極也。先生治家至嚴。夫人亦擅文墨。故先生有殷勤函札問堂鬢之句。夫人御下以寬。而率諸公子及諸女公子。則極有統緒。先生恆遠出督師龍州。而公子輩未嘗廢讀。皆夫人之力也。先生介弟名孝樞。號曰稚辛。亦工作詩。與先生可謂一時瑜亮。稚辛有小女。嘗因嬉玩墜樓。因救得活。先生寄詩以壓驚。有曰。此兒太蠢慧。災難果來惹。眉目故宛然。諦觀愈嬌娃。可想見其風趣矣。

陳石遺

鶴

與鄒太夷同時爲北宋詩者。爲侯官陳先生衍。先生字石遺。所爲詩時有逸調。如西江派。而宛轉明暢。則又近長

慶人或以近體庸濫目之。實則先生溝通唐宋。雖以蘇黃諸家爲宗。而亦不薄盛唐。手致。特不能力爲其至耳。自署曰石遺室。所爲詩話尤高鑿。雖繁徵博訪。而竟體嚴潔。未嘗有一言流於褊狹。平生與太夷極友好。其序海藏樓詩洋洋二千餘言。探源窮本。備極高深。其論格調神致。變化上下。直有五花八門之妙。如曰。詩要與象才思。兩相溱泊。有惘惘不甘之情。不自覺其動魄驚心。此真歷盡苦甘之談也。同時趙堯生臨。陳仁先會壽。皆爲先生詩友。而一時後進負名之士。多有執經先生門下者。可想見其壇坫之盛也。先生世居侯官。幼時卽有孝子之目。鄰里咸歸。交口譽之。其母夫人嘗患危疾。列禱療之。見者咸以爲難能。而聲譽益著。其夫人自號道安。又嘗自署曰蕭閑堂。蓋取真語說而名之者。先生早歲客張南皮幕中。南皮最重先生。嘗與先生夜飲。談論極歡。南皮問海內文人。有幾輩。先生則舉孫仲容。皮鹿門。辜太炎。蓋南皮雅佩先生才。故以相詢。南皮則以爲太炎詭譎。太炎頗憤。致書石遺。以爲廣雅非英雄也。先生旣奔走海內。不恆家居。而夫人則料量家政。頭頭是道。著網在綱。有條不紊。燈下課公子讀書。課女公子針黹。師事家政。蓋以一身兼之。其勞瘁可知也。後來春申江上。石遺先生嘗中夜飲於友人家。回歸劇醉。遂墮浦江中。幸得遇救。然冠巾盡濕。病月餘。夫人則爲之調護珍養。藥香茶具。未嘗一刻去左右。其情摯若此。丁未八月。夫人竟逝。石遺哭之哀。有譬彼翰林鳥。雙飛一朝隻之歎。歲暮成蕭閑堂詩三百。蓋卽哀悼之作。羅列往事。鋪敘極詳。其諸友亦均有哀輓之作。如某君七律云。想見拈髭腹坐時。年華覆水一燈如。雙鶻京國愁奔命。三首河湯豈費詞。前閨暗香聞故故。斜柯殘日故遲遲。尋常文字詭哀感。此是春蠶百轉絲。蓋能寫先生心事者。閩人陳孝威。與先生相識甚晚。而相與甚善。孝威嘗有長古贈先生。叙兩人離合極詳。有君

見聲漸在天津。與我頗兒共硯几云。蓋先生長公子。亦工文事。早歲卽有聲名。亦庶幾能承家學者也。

王湘綺

鶴

湘潭王壬秋先生。文名徧天下。年八十餘。魯殿靈光。負海內重望者數十年。先生著述等身。經學淵邃。世無其四。文亦蕭散似魏晉間人。大抵組比功夫。隱而不現。浮技既削。古躋自生。其間遂有精神一片。往來其間。而氣息便與他人不同。詩則未嘗作近體。其集中所存。絕少七言律。五古宗尚庾鮑。上窺建安。華藻麗密。詞氣奮勁。武陵詩人陳伯弢。有夏碧齋論詩。稱湘綺曰。時中之聖。其推重若此。清太平天國事定。湘綺撰湘軍志。有夙與湘綺不協者。遂作畫言。謂湘綺實得暮夜金。所募有乖故實。實則湘綺文事高健。自在他人之上。自詭爲太史公。亦殊不多讓。晚年稍頹喪。然如華山遊記。結構之奇。直千年來未嘗有也。湘綺雖擅文事。而平生甚好縱橫兵旅之事。時與其夫人獄居他姓屋。殊僂仄不甚適。自署曰湘綺樓。然是時實未有樓也。後於長沙定王故臺之旁。得三楹而居。有樓甚廣。開窗卽見湘水接天。山巒起伏。蒼波無際。悠然景物。悉納戶牖。湘綺於是大樂。欣得其所也。居年餘。太平天國事起。湘綺奮焉有用世之志。遂出入帷幄。參贊軍務。夜嘗歸讀書。聞鶴唳至高。輒有祖邀著鞭之想。遂賦詩曰。鶴唳華池邊。氣復定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歸塵鞅。蓋言其志也。自後兵燹漫衍。瘡痍遍地。白日閉城。但有師旅。干戈之光。映月而哭。聲盈野。變故陳香。湘綺遂挈其妻子。避兵於閩岡之某巷。後五六年。始得還城。然甚困苦。自言無叔水之福。有錢刀之苦。蓋亂後蕭條。硯田無所出。四壁蕭然。破楮外無甚長物。然尙課其子女誦書史。餘暇則拈案吟詠。怡然自得。其樂久之益困。不復能自存。則走廣州。依其友人。一日在南海聽歌。過一南寧產

女郎甚婉媚可喜。湘綺見樂大賞。遂謀於諸友。集貲買歸。居之篔室。女甚婉淑。雖姿色明麗。然絕無佻薄態。得侍湘綺。亦自以爲幸事。王船山詩所謂願作才人妾者。自是茹苦含辛。殊無怨辭。侍夫人亦極謙謹。湘綺婆娑甚間。極倡隨之樂。旣而又不能甯居。遂挈其家室上湘。旅食於衡陽。小屋五間。略有花木。妻事針黹。妾事烹飪。湘綺則著書而外。課其大公子誦經書。大公子亦篤嗜文事。所謂良弓之子必爲箕。良冶之子必爲裘者。湘綺復孜孜教誨。而學業遂大進。女公子解讀古文。作篆隸字尤高逸。有秦漢人風格。湘綺恆顧而善之。日日攤素箋。排湘管。作奇字。成則粘於壁。縱橫波磔。咸有姿態。其夫人亦知書。能誦楚辭。每冬晴上窗。或夏涼啓戶。花香閒坐。與諸公子輩。爭讀楚辭爲樂。聲曼而長。梁塵飛動。花竹掩門。悠然世外。眞家庭間新韻事也。後水災竟作。潛蚪爲辰。湘綺時方修湘軍志。如攜其如夫人居城中。翠袖天寒。紅粧檢字。有宋子京寒夜修唐史之概。湘綺坐對佳人。復秉三寸六律。行春秋褒奪之權。自以爲南面王樂也。時夫人已有孕。甫欲渡。卽育於江中。湘綺亟欲賃宅爲居。倉卒急不能得。越歲始得陳姓舊居。蓋卽道光中陳花農之故廬。湘綺本識花農之子小農。至是小農子已將作官衙中矣。宅質湘綺。湘綺諾之。復嫌宅不廣。遂徵屋作樓。復畧湘綺樓之名。樓之後有荒園極廣。園盡見湘水。烟帆帆。景至奇麗。湘綺第二女公子名盼者。時方八歲。見景物浩渺。日日擁閣于遠望。且與公子輩相戲爲樂。致盼竟幼。湘綺作哀詞。居十年。一日千回。昔詞阿去。今望魂來。蓋長之也。後湘綺出游。其大公子以平堂勢危。亦去重層。戊子復值火災。樓雖無恙。然堂廂之製已盡改。旣而長女公子及次女公子相繼出閣。而夫人及如夫人亦逝。湘綺頓傷零落。重念逝者。時爲之抑鬱不樂。餘暇但以著述爲消。後復移居山莊。其門弟子醴賈爲作新屋以居之。

而頽喪漸甚。蓋年七十餘矣。民國成立。則任國史館長席。一時報章騰載。謂湘綺極賞館備周嫻。實則此老霧裏看花。偶有所賞。本無十分着意。亦傳聞者過甚其辭也。此老最喜諧謔。如民國總統聯曰。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繼而言之。統而言之。真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歟。去歲逝世。年八十餘矣。老成凋謝。亦文獻衰謝之徵也。潘筆述竟爲之愴歎。

于右任

鶴

于願心先生。爲民國元勳。光復之前。主滬上某報。正襟論。大聲疾呼。繫海內士人之重望。平生兼工作書。筆致橫絕。風落霓轉。雄傑之致。可想見先生之丰采。人或言先生書近道州。余謂道州終有矯造氣勢。不若先生碎磚落墨。方可扛鼎也。先生又工韻語。凌紙怪發。雄詞鬱勃。其開張處。雅近梅邨。而筆致渾鍊。則大有老杜氣骨。先生雖不屑屑於雕蟲小事。然賢者固無不能也。先生原籍陝西。幼年卽奮發有大志。其父固儒生。守古聖王禮法。肅然一塾。厚長者。有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視之概。先生則抵掌論古今。睥睨風發。有古縱橫家風。而以拘拘繩墨爲善也。以是識者咸以頭角挺異。目爲英器。後果名上。先任事省中。清末始居滬上。夫人及公子女。公子偕行。去歲冬。始延吾友某君教讀。公子誦法學書。女公子則誦舊籍。晨而入塾。及暮而散。戶以內肅然。奴僕咸有禮數。吾友某君故嗜酒。先生則款之甚厚。課暇相與縱談。甚相得也。夫人亦豁達有大度。柔淑善持家。風度甚俊。先生在滬頗豫暇。亦時時從二知名之士。出入北里中。若雲間人。貝錦蘇州人。笑意均爲先生所賞識。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珠燈瓊戶中。一雙紅袖。三十六鸞。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亦如元亮聞情之賦。廣平梅花之詩。

水月鏡花。無傷雅道也。去歲四月。先生歸珂里。省中某某諸君。方爲西安諸烈士作紀念塔。先生銘其額曰。哀哀三秦。前後百載。垂老還鄉。陵谷變遷。憑高吊古。惟念國殤。但爲君故。泣下數行。南雪北門。天道寧謐。山南山北。何處招魂。英雄萬管。塞潼關道。咸陽原上。膏血野草。蓋極哀之也。先生體幹修碩。巍然萬夫之表。而蓬尤修美。義拂胸次。僕嘗戲稱之曰。美髯公也。今歲入陝。任司今事。一鞭遙指。足見將軍丰概矣。

孫伯蘭

鶴

宦途之險惡。至今日而極。苞苴暮夜。狙公三四。得之則憂。失之則憂。若論氣節卓犖。恐鳳毛麟角。不可多得矣。孫伯蘭先生。爲奮進步魁碩。亦光復元勳也。袁氏逝世後。二度總長內務。聲華蜚越。介然不爲繼塵所污。嗣即不歿去位。蕭然下野。隱居海上。布袍雅素。有世外天世之概。從可知賢者不可測。絢爛之極。歸於平淡。古人曰。陶宏景爲山中宰相。先生固無讓焉。某君曾以友人之介。得謁先生。嗣以所居密邇。時時得接先生顏色。因告余曰。先生體微胖。有鬚。顏色甚莊。而和待人接物。休休不能自容。出則荷車。亦未嘗異裝華服。見者或竟不審爲愛國經綸之大人物也。先生眷屬在直隸。有公子數人。咸讀書入塾。長公子且有家矣。夫人某氏。讀書有賢範。事姑孀。以和育子女。以慈畜奴僕。有經濟。庭以內肅然。家庭之樂。融融如也。先生先世。本有田產。可數十萬金。先生少時。輕時仗義。復以黨事。亡走海外。好結納天下客。所耗過半。今在滬上。尙留學書記者十餘人。月給以厚資。未嘗有所吝。親戚雅故。有貧不能自存者。有所假。先生未嘗勿諾。卽江湖之士。但言在黨中服務者。亦必賜以顏色。滯滯成君。嘗買其族姪某。依先生門下。去春櫻病。病二月而死。先生爲之具棺槨。及運柩之費。可千金。而病中醫藥之資。

亦三百餘金。卽此一端。則知先生慷慨好施。其豁達大度。自有超越靡樂萬萬也。

章太炎

鶴

今世文學。首推章太炎先生。先生餘杭人。爲俞曲園總弟子。曲園於經學子學小學哲學。咸有淪悟。太炎早歲在其門下。誦讀甚劬。家不甚富。不能多得書。則借誦傳鈔。見人有秘書孤本。必百計求得之。有竹垞翁贈金瓶。敏求記之概。其後益神而明之。經史百家之流。無不遍覽。而於小學佛學尤邃。所著如文始國故論衡等書。直數千卷。來未有之絕作。其於佛學。以能識梵文。多所考據。非僅僅參理守戒者。所能望其項背。前湘潭王湘綺園選精究公羊學。自負爲一代奇才。太炎獨謂爲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其高傲若此。願先生之文學。世人或猶能知之。若其家庭間之美德。則知者頗罕。故不可不表而出之。先生少年事父母極孝。晨昏奉侍。必恭必謹。有疾病。則憂戚如不欲生。鄰里咸稱之曰。是子將來不可限量也。娶湯夫人。夫人亦柔淑貞潔。能通書史。先生每外出。家中簿記書札之事。必夫人司之。有條不紊。家以內門庭肅然。夫婦間相敬如賓。有梁孟舉案齊眉之遺風。太炎平生。極尙儉德。布衣莊顏。能習古墨王禪法。湯夫人亦敍荆裙布。料量家政而外。惟把玩文史。以銷長日。不好華飾。不好珍饈。終歲亦未嘗涉足歌館劇場間。偶出人咸敬而禮之。所生二女。長名姦。咸端莊賢淑。有湯夫人風範。太炎教以讀書。授以音義。昕夕督課。孜孜不倦。以是二女公子咸精通書史。琉璃硯匣。翡翠篋牀。母女姊妹。迭相唱和。閨中韻事。正復不少。太炎先生嘗爲之定程課。日間誦書史。及晚。則發謠兩女公子。從湯夫人習針黹。以是兩女公子。並姻熟家事。長女公子適龔味生。龔爲浙江圖書館長。爲人隨篤。且好學不倦。時時欲從太炎爲師。太炎

管顧而歎曰。子英年精奮。人又純密。誠後起人材中不可多得之物也。遂以長女公子嫁之。夫婦亦甚相得。效學問既高。蓄目時類。時抱杞憂。蓋女界中具有世界眼光者。時時誦報章。見國步陵夷。民生益凋敝。則鬱鬱不樂。味生見其憂悶。時以好言慰之。願心中固結。不能釋也。前年秋夜。忽閉門自縊而死。太炎哭之慟。作哀女文一篇。中有曰。汝一旦奄逝。含笑如生。殆莊生所謂死爲南面王樂耶。文極哀痛。湯夫人及宗咸悼惜。而龔君驟斷鵲絃。尤揮淚不已。先是太炎在京師。爲袁項城所軟禁。困都中不得出。而湯夫人遠在杭州。太炎寄以長書。略曰。吾本來不願受人贖養。今遂不名一錢。其耿介可想。又曰。向有佛書數百本。咸精本。可蓋藏之。吾自著亦須刪定。可去者約十之二。恐君相念。特寄故衣一襲。如見我面也。長者如湯壽潛。至戚如龔味生。咸可相托。生死之際。決不負人。其言極摯。可想見家庭間之敦睦。而龔君與先生之感情。其敦密亦不可及也。後項城竟死。太炎安然出都。至今魯殿靈光。巍然無恙。不特全國文粹之幸。抑亦家庭之最好模範也夫。

林琴南

鶴

二十年來國中盛行小說。里巷神官之語。道途荒誕之言。幾於人手一編。家置一冊。而其間獨能醇雅高古。有史漢氣息者。則端推閩縣林琴南先生。先生名紱。號曰畏廬。初名羣。玉琴南其字也。琴南所譯小說。多參西名人著作。若却而可迭更司。若司各德。若莎士比亞。均有之。而以譯却而可迭原司者爲尤高。其古文亦樸茂嫻雅。在相城派中。足與馬通伯姚叔節相上下。餘事爲詩。亦清徹悲壯。如感時諸章。及與林述庵唱和諸作。高輿杜厲。有工部秋興諸將之遺致。眞愛國志士也。聞先生家庭中。最醇樸敦厚。先生年少。卽至性過人。嘗讀書於薛則柯門下。

辭禮記。極弓。至防。墓崩。卽掩。卷大哭。先生亦爲飲泣。辭則柯家貧。嘗數且不舉。先生心憐之。遂潛歸家中。拾一舊襪。滿貯以米。負至薛許。薛驚問何爲。先生曰。度師未炊。故以家中米獻。非竊取他氏也。薛曰。吾無須此。汝携歸。且詳告汝母。先生遂負襪歸。先生母陳太夫人殊不怒。但曰。襪囊物也。奈何用之以盛米。遂另以巨囊盛米。致薛。時先生家中亦奇貧。先生父在臺灣。亦無錢。而家庭中秩序井然。先生及先生之弟秉耀。讀於塾中。陳太夫人及先生姊。則事針黹。一家九人。咸持十指以自給。雖淡蔬粗食。然天倫之樂。融融如也。後秉耀死於臺灣。先生聞信。立買舟奔喪。舟次風作。船側帆動。將墜水矣。先生亟以刀割帆繩。得不墜。見亡弟尸。則恸哭。其天性誠懇若此。先生所娶妻劉夫人。本名瓊姿。旣歸先生。先生更字之曰孟資。劉夫人亦賢淑。初所居爲橫山小屋三楹。先生以其前楹居母妹。自處中楹。而後楹則奉其大母。晨起。男誦書。女紡織。先生母則操針黹。是時境已稍稍舒矣。先生姊氏亦賢淑。有母夫人風範。幼時與先生至敦睦。先生入塾。則姊爲之梳櫛。先生衣服。姊爲之洗滌。而敦樸性成。尤不好世俗紛華之習。後嫁陳氏。逾年而竟歿。先生哭之哀。爲文祭之。曰。我晨趨塾。姊送之門。沐櫛我髮。敬綴我禱。惟姊是依。事姊猶尊云云。蓋語語紀實也。劉夫人旣歸先生。伉儷極相得。大母及母氏。晨昏必奉侍。極家室之樂事。未幾而劉夫人逝世。其初大母先逝。劉夫人侍病服喪。十分勞苦。至三月不睡。然亦成病。病日日劇。女公子雪。謹焚香告天。割臂而進。然亦無能爲力也。劉夫人旣逝。先生哭失聲。先生之媳及女公子咸哭。羣見者咸歎爲不可及。非先生平日教養。不能有爲也。先生三公子名鈞。爲人至孝。好讀書。時時欲得先生講解。尤愛誦馬若伯封禪儀記。及外戚傳。劉夫人旣卒。先生撰劉孺人哀辭。令鈞謄繕。鈞書五日。時時輟筆。竟不能終篇。告先生曰。心

痛極不能畢書矣。先生又嘗赴新城分核試卷。有某生缺數百金叩見。將釜緣得售。適先生他出。鈞立斥之曰。吾未嘗見家君受此金也。其誠孽孤介若此。今先生年將八十矣。白髮盈簪。而文事不廢。新譚之裨官說部。猶時時見於世云。

袁世凱

指嚴

孔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故富貴之家庭。與貧賤復異。貧賤家庭。惟期克勤克儉。骨肉雍睦可已。若富貴家庭。食指既繁。僕妾雜處。則非有駕馭之才不可。項城固以權謀術詐取敗。而於駕馭僕妾之方。絲絲入扣。故雖僕御衆多。姬妾以十數。曾不爲其所困。且能以我制之。此亦特別家庭中之一模範也。項城自督直後。即訂立家規。用法極嚴。而遇一善一技之長。輒予以不次之賞。蓋陰主恩威并濟說。而能實行之。是以閭閻森然。人亦樂爲之用。凡羣妾或相讒妬。立遭屏斥不稍貸。往往兩敗俱傷。性又銳敏。能察言觀色。一經研詰。狡謀立破。黠者反不敢輕於嘗試。而其最爽之主張。則決不稍假以請託之權是也。項城勢位既盛。各緣者如市。然用與否必出乎一己權衡。家屬中人不許一語干涉。姜雖奇寵。止豐其金錢衣飾之奉養。外事絕對不能過問也。相傳督直時。有某媵者。寵冠諸姬。一夕乘項城宴樂酣暢之際。因言某道多才。宜與優。項城佯睡問何以知之。姜微露通賄狀。項城亟披衣起。立召僕役縛姜置廳中。天未明。已置之死地矣。自是內外震駭。情隨諸弊皆絕。其於僕御亦然。有老僕壘克明者。於項城在朝鮮遭難時。有救護功。待遇優厚。與諸僕殊。然從不假以事權。第豐其金錢之頒賞而已。克明亦誠樸。其子自鄉間來省。項城嘉其誠篤。立賜千金。遣之返里置田產。不留任宿也。他僕鑒之。遂不敢呼朋引類。

悉爲姦利。至家中日用飲食之處。分會長卑幼之禮節。極爲整肅。雖在隱居沮上時。凡瑣瑣處之齋整。二九二榻。他人不敢擅近。愛子幼孫。對之輒拱立遠視。而於家人之應用月費。量才定額。額外未嘗有人向索一物也。其用法不苟如此。嘗曰。推吾治家。即可治軍。亦即可治國。法豈有二致哉。蓋酷摹古之申商云。

岑春暄

西林爲宿將嫡胄。故個儻有奇氣。善談論。與人落落無城府。其齋中書牘縱橫。筆札狼籍。客至則邀入劇談。或閱報。或作書。且談且笑。行所無事。酒量不闕。而常喜銜杯雄辯。意致灑然。不好置姬侍。僅長妾一人而已。其少子衣冠楚楚。應對進退。秩然有禮。可想見其家教之義方也。自熱心國事。主持西南大局後。益勤奮。邇少年朝六時即起。終日辦事不倦。飲啖亦加健。久作滬上廝公。獨恆戒其家人子女。不入遊戲場焉。

伍廷芳

指 巖

伍氏以精研養生學著名。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鑠。視聽不衰。故其居家服習。言動調息。至可爲法。其對於家人僕妾。純以不惱怒。不呵斥。無疾聲厲色爲惟一方法。飲食力戒豐腴。支配食料。有一定量數。不肯多增一匕箸。謂人之百病。俱由飲食生也。近且主張素食。謂請動物肉類多穢濁及刺激性。最足妨礙自然之營養。至於廢止朝食及輪日不食法。亦常行之。謂廢止朝食。足以增宿食之消化力。每星期六日一日不食。更足清一星期之積滯。人或疑不飽食則疲餒。而公體益加健全。以是頗崇信其術。公又謂人之天年。須二百歲。惜世人縱口腹之慾。不究養生之法。因是戕伐。輒致夭傷。雖享耆艾。實猶缺陷也。自出使美國時。與彼中大學名家。互相討論。深得頗蘊秘。

論家居冲和恬澹。氣色充然。所謂鶴髮童顏。公殆足以當之。厲滬北曰觀瀾廬。極軒敞幽靜之致。又深研哲學。學如與鬼神晤語。皆探蹟索隱。精微獨到。且確有奇驗。蓋當世奇人也。公雖愛惜精神。潔身寡欲。蕭然若世外人。而酷愛共和熱心改革事業。南北屢變。公志獨百折不回。多勞策畫。然於居處飲食之縻毫不苟。不更常度也。所著長壽法人生二百年各書。緒論播全國。有益家庭衛生不淺。

段祺瑞

指嚴

合肥總理居家蕭穆。不好酒色。無姬侍。惟嗜弈。一枰對客。有東山賭墅風。其嗣君亦有是癖。每赴友約。雖寒暑不避也。當丁巳下野時。休養津邸。輒藉為輶晦之具。嘗謂孔聖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晚近侈靡。達官貴人。往往耽溺聲色。殊非冲澹之襟度所宜。故不如長日惟消一局之為安雅耳。其起居整肅有制。早起宴眠。習以為常。督教子弟。持嚴格主義。除奕秋心傳外。凡一切紛華惑溺之物。咸惡之如讐。嘗謂近世賄賂公行。皆由用度不節而起。用度不節之根。則以聲色嗜好為第一。苟一染此嗜好。則購置服飾。搜求珍玩。奉養務極豐腴。日用不加限制。非取不義之財。曷以濟其匱乏。吾生平未嘗敢涉其藩。所自信者在此。子弟當謹守此風。所謂博奕猶賢。吾意當分別觀之。博之害與聲色等。若奕則雅人深致。正可藉以消除聲色之好也。其嚴謹有制如此。間為文古雅秀勁。

張勳

指嚴

張公紹軒有特性。最能耐苦。任勞怨。其對於家庭亦有此風。冬日不衣裘。食惟一二簋。雖粗糲人所不能下咽者。

彼則飽暖如常。延客入室。且食且談。間及生平勞苦事。則鬚眉翕張。精采湧現。好讀野史。古人奇事。能臆舉之。歷不爽。貴顯後雖置姬妾。盛屋宇。然褐衣疏食之風。未敢盡泯沒也。嘗謂吾輩軍人。第一在能作苦。設稍染執持子習氣。則敗矣。夫人知書多才。善理家政。當非駐節淮徐時。夫人常處京津間。爲之經紀產業。識時知變。雖巨商所勿逮。公篤敬之。謂非內助不及此也。家中給役人皆兵弁舊部。公待之如兄弟骨肉。不待賞罰。而人自樂盡其忠懇。其教子弟。必激以忠義大節。痛惡新說之禍。君父如同等。自云幼失學。未嘗讀書。比從軍塞外。稍稍與幕中諸文案談論。漸窺書史。始知人之不忠不孝。終於禽獸。惜國體驟變。而又少喪怙恃。無以致吾款款之忱。他日苟有機會。必當實踐斯言。不讓古人。專美於前也。至兄弟宗族。皆一脈所留遺。吾當推愛以盡此心。雖終天抱痛。亦庶釋一分之憾耳。故公之產業。徧國中。京津尤爲大宗所在。而念念不忘桑梓。於原籍建松壽堂等巨宅。囑從弟爲之管領。凡族中貧寒子弟。俱獲周恤。又篤於故舊。其人苟於己有一飯之恩。一臂之助。未嘗不與以優厚報稱。或言公殆英雄本色。不其然乎。

盛杏生

指嚴

武進盛杏生先生。實晚近數十年來之大實業家。又大慈善家也。生平篤於家庭友愛。及周恤鄉里故舊。無微不至。其所創航電路等交通實業。以及銀行紗絲五金煤鐵等工廠。凡鄉里故舊之有一技足錄者。無不與以位置。類以舉火起家者。不下數百。人殆有管晏風焉。而於救濟賑災事業。尤踴躍從事。動輒捐資千萬。故里設義莊。族中貧寒者。衣食教養。靡不賴焉。子女衆多。其教約不用嚴格主義。而延名師。築藏書樓。使之習染自化。咸彬彬有

禮無尋常統袴氣。且活潑通達時變。蓋欲其適於世用。以應將來大勢所趨。公之遠見多類此。今子弟多留學西洋者。他日繼先生之志事。正大有人也。其滬上斜橋邸第中。所謂藏書樓者。乃家庭教育之特色。購置中西書籍不下十萬卷。延名流爲之編製目錄。秩然有條。又好刊刻書板。凡經世文編常州先哲遺書等十餘書。皆鴻編巨帙。卓然大觀。謂吾治家致子。不沾沾於一事一物。要使其沈浸涵濡於不自覺。則學問道德皆自得之。所以敵敵焉。刊刻書板。購藏書籍。卽此意也。凡受延聘館於其家者。習聞其特論如故。先生能文。書法眉山。極秀發之致。遺產千萬。夫人莊氏善持家政。至今蔚然爲滬埠模範焉。

張季直

指嚴

世衰道微。必有一二篤行君子。談利祿。謀教養。爲民生謀一日之命。而家食之吉。勝於乘時得位萬萬者。證諸歷史。代有其人。若當今論世。則通州張香公其人。也。公名滿天下。實業教育。昭人耳目。無俟贅述。茲僅就其家庭模範言之。公固篤愛桑梓者。通州一隅。無異田子春之無終山中。一切禮法。皆所手締。後類於歐美之實行自治。其居鄉時既久。故家範亦最爲完密。較之他人馳驅仕途者。固有間也。凡兄弟子姪。皆身習農工商實業。而又深受新教育。所建設之通海樂牧塲地。僻在海濱。必令子弟囊糧循行。實地考察。且或身親農事。由耨鋤耒耜之古法。以推之機械肥料之新說。無不精所試驗。洞悉其利弊。子弟化之。所謂知稼穡之艱難。若當公家人。固不僅知之而已。而教育尤爲注意。自師範以迄中小學。咸手定規章。擇學徒族人之品學兼長者。爲之督率教授。大江南北之學子。被其澤者十人而八九。嘗謂古人以耕讀爲人事之本。今吾主實業教育。猶斯旨也。知識作用。隨世變而

異趨。而根本無殊。吾豈好與市僧繚鬻爭利哉。教養當務其實際。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由家庭而推之鄉里。社會。迨及全國可也。吾雅不欲子弟求名作官。惟能治生。始能求學。敦品勵行。必由此出。東漢氣節之盛。吾其人處田里。有恆產。家庭庸穆。鄉里化之。故較之戰國五代時之鷄狗求榮。衣冠塗炭。大相逕庭也。因手訂家約。以實業教育兩大端爲治生成家之根本。兩端不立。無事空談經濟。實業分農工商三部。各從一部。一部中又各分類。如度有治田。畜牧園藝。森林等不同。工有礦產。冶金。製造。及手工各種。商尤繁瑣。人各專一業。卽爲治生成家。卽不媿社會一份子。不媿國民。教育亦分普通專門兩說。普通卽人人徧受。所以治生成家之根本。專職則習師範。他日爲教員以教人者也。凡子弟無不受普通教育。而專職則擇其性之所近焉。其詒謀燕翼之崖略具此。又居恆治事。每日有定程。早起寢眠。家人僕役。俱恂恂有文士氣象。入其庭。無怒容。無怨色。無譁笑詬誶聲。窗几淨潔。花竹翳如。洵一代之良好模範也。

蔡鶴卿

指嚴

今北京大學校校長蔡先生鶴卿。學行高潔。志節卓然。而於家庭尤敦樸堅苦。當其奔走國事。慘罹黨獄時。寄妻孥於滬上。隻身崎嶇海嶼。其夫人公子。恆至衣食不給。泊如也。及長教育部。不挈家俱北。曰。國事未定。何暇謀家室之樂。帝制說漸興。卽棄職南歸。賃房滬北寶山路之某里。一塵涖隘。四壁蕭然。惟聞夫人公子之讀書聲與琴歌聲而已。出則兩乘人力車。雖貧賤夫婦無以異。旋游歷歐西。留學德京。夫人從之。往來資斧及旅歇時生活狀。輒以苦學生自待。見者莫知其曾爲達官也。惟素識者深致高山之仰。過從多泰西名流。先生茹素已十餘年。不

飲酒了無肉慾上之一切嗜好。其戒律之嚴。雖高行僧及信教徒不能過也。室中除中西書籍外。凡榻櫥潔淨。筆札森然。絕無長物。言語訥訥。而主賓無浮文縟節。語然見性真。論事輒中肯綮。不銜不蔓。各得其所。而退泛泛酬應不爲也。長大學後。終日危坐校長室中。學生有問輒答。家庭之簡樸。仍無以異於旅滬時。惟增一馬車往來耳。星期日或與夫人偕游中央公園。則環行一周卽出。不徘徊。不啜茗。旋乘人力車歸矣。驟睛之岸。然道貌似不易接近者。實則溫溫如春煦。篤於友愛。手足伉儷之間。潛移默化。無不感先生之恩誼洪密也。大教育家之家庭。足爲全國矜式者。當以先生爲第一。

莊思緘

指嚴

於京華宦海中。珠光寶氣紛然炫目。而獨不磷不緇。自漢其文學家風。夷白安雅。令望見者如睹神仙眷屬。有儼然塵外氣象。則惟今審計院院長前都肅政史代理江蘇都督莊公思緘爲然。公毗陵世家裔。陽湖學派。門祚昭曠。筮仕粵西。慷慨好談兵。志節奇振。及其後經歷滄桑。身膺大任者再三。而居家以書史自娛。置法書名畫。與儔友相評騭。臨池灑然。揮毫輒數幀。依然書生本色也。居無姬侍。暇則與夫人談論今古。如好友嘉賓。兒女婚嫁。奢儉得中。京邸爲某官廢園。老屋高齋。苟完自喜。不求其塗飾也。外數椽俱爲鄉人士及賓客遠來者下榻地。座客常滿。談笑風生。夫人乃督婢媪設饌治具。子弟權然應對其間。猶可想見數十年前先輩宦京氣象。此實晚近來不易見者。彼新進少年。往往倖得厚祿。卽置產建築高大洋房。陳設自娛。僕從顯赫。鄉里故舊欲請見者。數往不得一面。起居好自矜貴。子弟炫服戲嬉。鄙鄙無度。試較之公爲何如。

范靜生

指嚴

前教育總長范公源灑。曾留學東瀛。於新教育事業。深研熟考。確有心得。其治事以勤慎爲主。居家亦然。初由京邸罷官歸。居海上。任中華編輯事。每日六七時卽起。或步行至館。家人尙未及知。晚歸猶繙閱書籍。臨筆札。雖學子不是過。生平不飲酒。不吸煙。待鄉里族人至厚。官京時有過從者。必饋餉周至。恐其人勞往返。無可位置。卽就其家贈以度日之資。至有事爲止。願俸給不足分派。紙幣值落。益拮据。則取他項所積蓄者彌縫之。故常以入政界爲苦。謂自丙辰再入京長教育。後經濟上大感恐慌。遠不及中華編輯時之用度饒裕也。然其對於家人婦子。雖相戒力爲撙節。而賓客故舊之供給。未嘗或廢。又生平不好游宴。謂公園及名勝區。除由特別邀約外。足迹再至者甚尠。亦未嘗偕眷屬一爲徜徉也。並非矯情。實因事務繁多。已又才短。不能好整以暇耳。此雖先生之謙詞。亦可見勤且慎矣。凡案重要件。非經攜回密室。再四研勘。不肯輕發。或與屬僚互相斟酌。訂必至數易稿而後定。此亦慎之一端也。

張國淦

指嚴

張乾若先生長農商部時。挈眷居萬牲園之暢春堂。蕭然有大隱朝市氣概。早六時起。循行園中。觀朝槿。折露葵。榴髮未稀。鳴鳥可聽。約二小時。卽悄然到部。部中向行晚衙。時僚屬猶多未到。先生獨繙檢機要公務了之。然後歸隱。晚未九時卽睡。京師宴會多卜夜。先生輒謝之。卽爲東道主。亦必在八時前。衆稔其然。亦勉從焉。及罷免。卽引妻孥出都。了無留戀。猶初服也。聞先生生於養生術研之頗精。所居喜空曠園亭。有蘇滄浪風度云。

唐蔚芝

指嚴

唐先生蔚芝。太倉人。以名進士起家。晚清會一代商部尚書。自任南洋公學校長後。今交通部工業專門學校。卽以教育爲天職。絕意仕宦。校中故有校長居室。先生奉其封翁侍養於中。封翁固名宿。嗜酒喜吟咏。先生亦以杯中物。穠塊。喬梓談讕。有晉人風。夫人尤有賢德。伉儷以純孝著稱。初。先生以丁母憂罷職歸。極感風木之痛。適拜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之命。封翁又憚於北上就養。先生慨然曰。此天許我及時盡孝也。設教養親。爲樂豈有涯涘。且足補吾前此將母之缺陷。世道變矣。與其逐鹿政界。何如潔旆南陔耶。故服闋後。亦遂不復作出山想。封翁嘗愛鑲山惠泉之勝。曰。蓉湖一夕。隱然含秀。名望雖不逮明聖。而吾意獨覺幽棲之適。有過孤山葛嶺間也。魚蝦蔬菜。日用之需。亦較西湖爲便。小人近市。此之謂夫。先生窺見意。恣以修脯餘蓄。購宅二泉附近。略具水木。自饒幽勝。奉封翁入居焉。封翁頤而樂之。每邀故舊劇飲。先生輒侍席。醉則歌詩聯句。以爲常。家庭之樂。兩面王不易也。春秋佳日。則邀游滄濱西湖。先生奉杖履。時定省。萊衣歡笑。歲月縣長。一片天真。甯不令人羨歎。先生不避聲色。不殖貨利。酷好談文。旁及詞曲。且能歌。崑調傳奇。蓋親之餘伎。演而成之。無姬侍。篤於伉儷。有子三。長已出洋留學。餘卽肄業公學中。蓋以學世其家也。

張金城

指嚴

張上將軍金城。爲奉天督軍時。愛才右文。喜吟詠。一時文士歸之。及洪憲帝制議起。獨以項城舊誼。密爲諫阻。項城不聽。乃請罷職自放。居津門。自以勦破名利。遂耽禪悅。閉門陳佛書。聞然不與當道通聲氣。無異扈居。疏食之。

老稱也。其嗣君及文孫俱有節概。不肯苟合於世。上將嘗刊手箴詩集。聘名流選校。謂嗣君曰。吾百歲後得以此示子孫。葆其家風。爾等卽爲純孝。若乘時得位。兼任封圻。與時賢馳逐。一日之名利。非吾子孫也。又上將近年雖已耄老。仍善飯健步。或與故舊徜徉公園中。或挈家姬盡樓觀劇。尙不需人扶持云。

熊希齡

指嚴

熊秉三先生。湖南鳳凰廳人。以將種而爲文學巨伯。當代名流。事母至孝。置產京津。迎板輿以養。顧太夫人思鄉情切。且周恤其戚屬故舊。亦以就近存問爲宜。故於桑梓建築愛日堂。以全母志。太夫人時臨津屬。先生必率妻孥追隨游宴。至京則諸名勝游戲場亦爲之生色。平時蓋未嘗有此閑情逸致也。去歲熊母七十誕辰。先生自爲徵文事略。其文至雋永古勁。且有天性流露語。首段略言時事艱難。非祝壽所宜。繼及太夫人之經歷盛德。素熱心於慈善事業。造福桑梓。兼及鄰省。終乃以己之從事治河澆災事業。悉秉母訓。可謂立言有體矣。其夫人亦以賢德稱。當先生執政權時。於喜日慶祝。首招待外賓眷屬。甚得稱譽焉。

廉惠卿

指嚴

廉惠卿先生與其德配吳夫人芝瑛。以文學結美滿因緣。風雅好事。交相暉映。滬西之小黃柳堂及西湖之新建築。一時傳爲韻事。其間名畫法書詩簡文稿。比之趙明誠李易安。風誼不減。而境遇過之。蓋不至以數十千錢而靡挈太息。束手無策也。願亦卒以滋培藝苑。乃至耗其資之半。近歲稍稍不能如昔矣。秋瑾遇害。吳夫人聯合女同志出資爲之營葬地。建碑碣。時晚清捕治黨人。幾與大獄。卒以吳夫人爲桐城舉甫先生之姪。當事者多其門。

下士爲之斡旋始免。願夫婦避禍東游。徜徉三島間。雖廣徵詩文資料。旅費之耗失不資。然其仗義任俠。有造於諸志士者不淺。於歛葬秋環後。又有救護傳文郁一事。亦吳夫人之盛德也。時在民國二年間。陸建章方爲軍政執法總長。傅女士爲天津警察長楊以德所捕。爲法巡官所釋。而偵探隨之。必欲擒致。廉南湖先生乃挈之來滬。吳夫人致電陸朗齋。略謂傅女士亦一光明磊落人。現今與三女同學。傅女士亦怡然不欲與聞處事矣。陸始置之。其他護持黨人多類此。洵一代家庭佳話也。

張菊生

指嚴

手創商務印書館書業泰斗張菊生先生。其主持編輯教科書事。與夏粹方君之營業相表裏者也。相傳先生本寒賤。其夫人許氏。出奩資助之。與夏組合公司。由是起家。故先生始終敬禮夫人不衰。先生眼光敏銳。而性質勤朴。初入康梁之保皇會。本有志國事。後知政治不可爲。乃決計從事實業。夫人猶恐其書生積習。受市儈欺。及組織既就。先生執事勤敏。有逾常人。事業亦益發達。乃甚信服。互相戒勉。固操勞過度。體質漸弱。消化甚難。自是飲食至爲慎重。務極精而容量減少。非夫人手自料理不適也。邸中藏書至多。夫人亦好聚古物。法書名畫。手自展閱。其所選宋本及精印書籍。與商務編譯所涵芬樓之所藏。有過無不及。子女怡怡然。亦能辨別書板。詢文人樂境也。

傅增湘

指嚴

傅沅叔先生爲四川江安人。生長津門。其族屬食指頗繁。類以文學徵辟。從事仕宦。惟先生翹然秀挺。前曾任直

睿提學使。至今復長教習。性能耐苦持正。且遇事慎密。居恆不苟言笑。教子頗嚴。暇時好與朋輩登涉山水。著爲遊記。文辭茂多奇氣。惡富貴。靡修惡習。長部後部有汽車備乘坐。先生卻之曰。問曹清節。安用此。仍以家用馬車往來。後以事繁因公一用於私交酬酢。則率其常度。謂恐一旦罷職。多此障礙也。其細行不苟如此。

李思浩

指嚴

李君鄧侯。浙之慈谿人。熟諳鹽務。薦升財政次長。精密多才。長於總核。家居操勞耐苦。米鹽之瑣。勿厭其煩也。讀書能屬文。而了無名士習氣。雖家人僕役。均相語。諒然答之。未嘗以詭誕之聲音顏色拒人。堂上有老親。苟與就養。君每晨問安。後即入齋中略治已事。報有客至。遂次第接見問訊。談論不事高激。期於中肯。精密處輒爲人所百思不到。午後至財部及鹽署。晚六七時歸。又問父母安。然後應客酬酢。不好飲喫。而邀之未嘗不至。且半面之交。荷過從。未嘗不設筵相款。蓋社交與家政。俱極能圓滿者也。家庭中一切服習。猶操土風。蓋一則勤儉不蹈時習。一則藉慰其親思鄉之念云。亦可謂古風未墜者矣。

王士珍

指嚴

前長陸軍王公聘卿。軍人中之先正典型也。性古朴恬澹。力斥窮兵黷貨之非。家居布衣蔬食。子于如村叟。自和平內閣推倒後。屏居津門。絕口不談時政。時招一二舊雨。飲酒論文。暇或挈其幼子童孫。占劇場咫尺地。支隨而聽。若有所思。蓋其沈澁闊淡之常態然也。家居不甚充裕。嘗謂亂世貴能食貧。吾子孫嘗使務農。或習一技之工。作以自給。奔走利祿。固爲伐性之斧。而今日之軍人。則尤有甚焉。諸飛揚自喜者。目爲老生常談。

吳稚暉

指嚴

陽湖吳稚暉先生。以文學鼓吹革命。生平多堅苦卓絕之奇行。嘗晚清壬癸之交。章太炎鄒威丹蔡子民諸先生集海上。日爲危言悚論。以喚醒國人。先生頗頡其間。主張尤堅卓。挈其夫人質廡於其租界某里。衣食不給。則相約爲人浣滌。得資度日。而先生以賣文濟之。夫婦誓旦交勉。以國事爲前提。雖歐美之大愛國家。不是過也。共和而後。南北政爭。先生笑爲齷齪。挈家居鄉僻。旋就唐山路礦學校爲國文教員。其胸襟之恬澹高潔。蓋可想矣。居家布衣草笠。儻然若野人。見賓客則高談雄辨。風起泉湧。雖貴人達官。健兒上將。無不可交。交無不率真。謔言侃侃。謔語。衆皆錯愕。先生不顧也。南北往來二十餘年。家無餘貲。其夫人子女。仍如一貧教員苦學生。與質廡滬濱。澆濯度日之故態無以異。而皆坦然自得。絕無牢騷怨慕之氣。侵犯其神聖之家庭。蓋澤於先生之教者深也。民國所謂偉人者夥矣。然論家庭內行。則蔡鶴卿先生而外。當以先生次之。蓋不難其食貧行素。而難其於儉約中。猶儻儻有生氣。

鈕鐵生

指嚴

鈕鐵生者。以文學士而兼軍人資格。爲民國第一奇人。其志節蓋蘊乎不可拔者也。先生初從軍龍州。卽與諸烈士握手。辛壬之際。厥功甚偉。顧人皆攫高位巨金。取偉人頭銜以自娛。先生掉首不顧。聞關徒步歸鄉里。率夫子女居松江之鄉僻。欲以教育造福梓桑。無何。項城蹂躪民意。野心大露。南中諸偉人雖起第二次義軍。而有爲金錢所動者。先生慨然曰。吾不可以坐視受辱。乃率生徒子弟攻滬南製造局。苦戰三晝夜。藥彈盡。商民亦厭兵。

乃隻身走東瀛。其夫人公子從之。旋演說起義。先生又崎嶇入滇。轉戰至粵西。自是家無定所。所至生徒從之者。輒成部伍。夫人料量衣食之。如家人骨肉。無不感奮泣下。嘗滬南敗時。相傳先生中彈殉國難。有生徒數人冒險探之。卒得相見。勸之歸挈眷屬。不應。生徒乃議分兩隊。以甲隊護先生出險。以乙隊逐其家屬。先後會於東瀛。其得人死力如此。

沈仲禮

指嚴

沈公致和久居滬上。熱心慈善事業。所辦紅十字會。最為著名。造福於軍界及災民。實已不淺。生平和藹誠懇。無疾聲厲色。而家庭間之雍睦寬和。尤足為富家模範。雖其眷屬之美好。天所以報善人。顧亦公之德量有以化導而然也。夫人章蘭。曾創天足會。改良纏足之苦。首開風氣。追維天足歷史。莫不曰章夫人實始之。其後凡女界慈善事業。輒有章夫人發起。滬上女界之熱心公益。未始非倡導者有以促成之。夫人外侍姬三五。子女衆多。公每日出外料量各機關事業。至傍晚八九時歸。室中列西式長桌。書報縱橫。夫人率諸姬及子女之稍長者。圍坐環公。公既坐。進茗及茶。或湯果。絡繹旁午。既而問寒暄。陳說外間事。以為笑樂。大有郭汾陽問安惟領之概。寒暄畢。則諸姬咸通文字。持報擇要讀之。按日更番。或子女亦廁其列。公徐徐啜茗。吸菸。若未晚餐。則庖人進食。亦於此時。約二小時始。扶公歸寢室。家人漸散。如此者以為常。公之家庭厚福。可見一斑矣。聞公於待遇家人下至僕役。凡盡公指道。支配費用。調劑音樂等。極為周至。靡密。人人各得其所。無一怨聲惡語。蓋亦慈祥之氣所感召歟。

蔣竹莊

指嚴

蔣竹莊先生爲商務印書館編輯小學各科教科書之重要人物。今爲教育部參事。生平於教育原理。家庭教育等。研之頗精。而其居家養生諸說。尤足爲當世法。其最爲得力而言之親切有味者。則在所著因是爲靜坐法一書。謂靜坐法者。卽古之導引術也。導引之說。人多不易解。故名靜坐云爾。古之醫術。本有藥餌針砭導引按摩諸法。藥餌針砭。治於已病。導引按摩。治於未病。自漢以後。專爲方藥。其他遂以失墜。惟導引乃專爲方士所用。附會陰陽五行坎離鉛汞諸說。其術遂涉於神秘。爲縉紳先生所不道。夫世間事物。苟能積日力以研究之。必有真理存乎其間。本無神秘之可言。所謂神秘者。皆吾人爲智識所限。又不肯加以研究。人人神秘之。我亦神秘之耳。余自幼多病。屢瀕於死。弱冠以前。卽研究是術。庚子之歲。乃實行之。以迄於今。未嘗間斷。蓋幾二十年矣。不特痼疾愈。而精神日以健康。久欲以科學的方法。說明是術之效用。願以未肯自信。故操筆輒止。非敢自秘。將有待也。近聞日本岡田氏有靜坐法一書。國人靡然從之。書出未二年。重板已數十次。乃慨然曰。是吾國固有之術也。以予所知。則其說理猶多引而未伸。其方法則有故就日本之俗者。惟其言正呼吸者。則爲吾國古書所未及耳。又謂予之靜坐法。一掃向者怪異之說。而以心理的生理的說明之。而其方法。又悉合我國習俗。凡書中之言。皆實際所得。亦頗採岡田之說。先生又著廢止朝食論。服膺伍公廷芳減食長壽諸說。以爲確有奇驗。居恆早起早眠。不苟飲食。絕嗜慾。獨眠已十年。夫人及人子。咸能主持家事。先生屏除瑣屑。暇則讀書詩花。泊如也。襟懷沖澹。不汲汲於名利。近且精研佛書。與方外人究禪說。談經講道。寢寢有出世想。嘗有因是子傳自爲寫照。可以想見其人也。傳公先生好道。不主故常。惟其是之從。故自號因是子。性剛直。寡言笑。率性而行。不好隨俗。視富貴得喪漠如。

也。生平無他嗜好。惟喜山水。每歲以春秋出遊。攜壘裹糧。徜徉山水間。竟日忘歸。登山輒造其巔。日行數十里。以爲常。好天下名山。必皆有先生之足跡焉。嘗備嘗。自食其力。著述頗富。人或以是稱之。先生夷然曰。古之作者。窮畢生之力。方著一書。今吾十數年間。而著述之多已如是。是釋販之役也。奚作爲。恆閉戶靜坐。窮見心性。或鼓琴自娛。第習數引。勿求精也。年老。厭棄世事。辭家入山。莫知所終。

沈縵雲

指嚴

沈縵雲先生者。少失怙恃。流落不偶。遇父執某。賸其縵縵。惻然憫之。挈歸教養。長而穎異。父執心儀之。遂妻以女。既而營業益進。因得起家。五年前滬上商業之鼎盛。大名咸推沈先生爲主席。先生自以不蒙教養。幾淪卑污。固熱心於教育。尤注意於貧兒教育。又以實業之不振。由於政治不良。民生主義過抑。乃更熱心於改革事業。二次革命之際。卒遭嫌疑。遠避大連海。遇疾不起。願先生居家立身。大有足法者。則在熱心毅力。至死不變。當其在滬北時。恆與夫人出遊窮鄉僻壤。見貧寒子弟。致勸入學。父母苦無資。則解囊助之。無吝色。家中常延師教所收留之貧兒無父母者。至數十百人。夫人亦感化之。好行其德。一如先生。雖因是耗其所入之太半。不顧也。待僕役流。可必諄諄勸之學。一藝。見有才能者。力爲引薦。後流離大連海上。仍與其夫人出遊演說。勸人求學愛國。如故。雖家已毀無悔焉。

虞洽卿

指嚴

滬上巨商虞洽卿先生。鄞人。少時習業於滬西某肆。家况不裕。老母針黹自給。先生俸給微薄。勤勵終日。未嘗有

黜辭。竹頭木屑。皆爲肆中護持。未嘗私攜以歸也。肆主人居鄉間。不恆至肆。偶遊滬。一來觀察。布衣爲老。肆夥往往不之識。且亦相戒不勞迎迓。迨之反不慊也。一日。至肆。肆中方飯。主人卽入座。持器盛飯。不問亦不言笑。諸人咸漠視之。以爲肆夥親友。開茶飯無勞過問也。先生獨起問姓名來歷。意似不許素飡者。主人佯告以他語。先生竟撤其器。謂此間非棲流行。安得吃飯不問主人。主人乃笑而起。呼經理入曰。此君子真視肆事如家事者也。並命倍其俸給。自是益加信任。先生亦感恩圖奮。遂以起家。自念家貧不能盡所學。因於桑梓捐金立學校。廣收貧兒。與家人約。每月撙節遊戲消耗費若干。購置獎品書籍。按學生之分數遞給之。滬上之慈善事業。輒願首先創導。鄉里故舊過從者。無不謁誠相待。邸中座客常滿。未嘗厭倦。亦無德色。洵善士也。

王一亭

指嚴

王一亭先生亦滬上巨商也。篤於友誼。好文學。起家後。仍方守儉約。而購書求學以培子弟者。則慨然無所吝。捐助學校及賑災之費亦然。嘗手書格言示其嗣君。中有要語云。貧者入一錢。出不及一錢。雖貧亦富也。富者入一錢。出浮於一。雖富亦貧也。故強取不如節用。百日省。一日不省。則百日之失。與百日不省同。百事節。一事不節。則一事之耗。與百事不節同。又云。起家之人。易於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百費。規模淺狹。日入之數。浮於日出。所以常有餘。承家之子。易於傾覆者。蓋服食器用。規模龐大。又或財產各分門戶。費倍於前。漸虛漸耗。何以支持。故曰。由約入侈。易。由奢反儉。難。爾等幸勿視爲老生常談也。

謝衡聰

指嚴

謝先生衛應。以煤礦航輪起家。至今亦爲滬上商業巨子。少時頗艱虞。封翁有志經商。而機會未至。太夫人茹苦勞手工資助之。封翁嘗曰。吾閱漢書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然爲薪。豫章當今之江西。詢諸父老及東西各國礦學家。會云江西產煤之富。爲東南各省冠。惜吾力不足以開採。不幸而吾終不成。異日兒輩成立。當以吾語告之。及逝世。其太夫人年才三十。衛聰尙在孩提中。比長。太夫人以父語謂之。衛應好以繼志。遂事自勵。乃於江西省之餘干。樂平。鄱陽等處相度礦地。集資開採。成效卓著。太夫人又謂礦地旣明。宜注意轉輸。於是衛應又鳩巨資購汽船。立順昌鎮昌諸公司。航行國內外。又太夫人每勗以散財之道。毋沾沾爲自殖計。放於慈善公益事業。爲之惟恐不力。咸母教也。嘗於其鄉之梅墟。設立求精學校。并附設分校十餘處。鄉在郵縣鎮海之交。自設校後。孤寒子弟。爭就肄業。俗爲之變。邑中有工業學校。經費時虞不給。衛應歲助金以維持之。他若順直水災。慨輸巨款。并自裝棉衣千襲。散給災區。邑之善學。則靡役不與焉。皆稟母教而爲之者。又於家邑附近。廣設工廠。謂工廠爲貧民衣食之源。每工廠資本有不給足者。輒入資贊助之。又建宗祠。贍族人。太夫人六十壽。則築新居。徵詩文。賓客稱觴。咸彬彬有禮。太夫人願而樂之。其夫人子女亦皆慈藹好施與。無富貴驕人態。眷屬常居里中。不時至滬。先生常言滬濱風氣至不良。吾不願子女沾染時習。至敗吾先代敦朴勤勉之善教也。又先生好與諸名士遊。所贈詩畫。製成幅者。四壁琳琅燦然也。生平尤服膺通州張喬公。家藏手蹟書札格言等類夥焉。

鮑咸昌

鮑君咸昌。爲基督信徒。乃牧師哲齋先生公子也。哲齋先生。抱博愛主義。視人事如己事。尤好施與。俸銀所入。恆

魯莊

以之救濟貧困。故家境殊清苦。君善體親意。亦能安貧。自幼具卓然自立之志。以依賴爲可恥。當前清光緒季年。滬上印刷事業漸見萌芽。然劣者多而優者少。君與夏粹芳先生東渡考察。歸乃合資創設商務印書館。粹芳先生主持營業於外。君督察工匠於內。不數年間。商務書館之名。遍聞全國。執印刷界之牛耳。君自奉儉約。而待遇廠中工人。體恤備至。故人皆悅服。樂爲之用。性殊克爽。能急人之急。斯尤足以脚薄俗者也。君治家一秉克齊。先生成法。守勤儉樸素家風。然遇慈善事。慷慨解囊。尤爲親親之誼。夏粹芳先生爲君妹婿。粹芳先生遭慘禍。寡婦孤兒。君撫視之不憚勞瘁。古所謂篤行君子。其庶幾乎。

高鳳池

魯莊

高君鳳池。字翰卿。江蘇上海人。幼年以世亂家貧。及學年尙未就學。而爲人殊敦厚。族叔某君頗愛惜之。維時上海南門外。有基督教長老會設立之清心書院。兒童入校修業。無須質斧。伊叔爲之紹介。始得就學。君久處困境。得此機會。不肯錯過。於是發奮自勵。學業大進。拾級而登。未幾担任該堂教授職務。如是者數年。海上美華書館。美教士范約翰。暨啓鴻諸先生。慕君誠篤。聘襄館務。多資贊畫。繼又任會計之職。任事多年。累黍不爽。嗣夏君粹芳。鮑君威恩等。創設商務印書館。慕君才能。諸事就商。君亦傾誠相告。深得贊助。嗣夏君等以館務日繁。堅請襄理。君始辭美華書館職務。而就任於商務書館焉。去之日。美華書館同事。釀資購金時計一枝相贈。可想見平素感情之深矣。君自任事商務書館時。當科舉將終。學校開始。乃應時勢需要。延聘海內名宿。編輯各種書籍。爲中國出版界放一異彩。并畫分發行印刷。爲兩大派。營業發達。爲全國書業冠。君辦事忠實。立身勤儉。一身勞苦。

積產萬金。不染一點驕奢之習。待人以誠。人亦不忍以僞相欺。秉性純孝。上有慈親。侍膳問安。迄今不改。此尤足爲近今社會所矜式者也。

陸費伯鴻

指嚴

陸費先生伯鴻。爲中華書局之創始人。當辛壬改革之際。先生以新制教科書。一躍而與商務印書館抗衡。其手眼之銳敏。心思之縝密。知與不知。莫不欽佩。居家沈默精審。與人接物。洞見表裏。夫人高氏。伉儷甚篤。創業時商榷資助。如良友。商賢內助也。曾肄業某女校。科學知識豐富。先生凡事必與之高。營業內幕。夫人實參一席焉。初先生從事書業。手辦教育雜誌。研究教育者有年。出與教育家交游。上下談論。慨然思中國教育之不展拓。由於印刷出版事業之不發達。而究其所以不發達之由。則因國人之眼光。囿於目前之微利。不能出其知識才力。進而與歐美入競爭。且往往坐失機會。故步自封。或憑藉外力。以致牽掣。不得發揮我國民之特性。於權輸文明。發廢國粹之正軌。恆相背馳。實教育界之缺點也。使我得資本若干。實行平日之抱負與計畫。則舉而措之。決不徒托空言矣。高夫人聞而然之。引爲同志。結婚甫數月。即籌備獨立營業事。適辛亥光復。先生嘗謂夫人曰。機會至矣。遂兼程進行。不三月。相將部署一切。組成中華書局之基礎。其燕閒寢處。凡一言一動。無不注意於印刷出版物之籌備也。家庭樂事。悉仿歐西文明制度。恆於星期日偕夫人散步歇浦草地。及所居附近之滬甯停車場中。徐行密語。一種安閒縝密之態度。非市井齷齪兒所能夢見也。

華盛頓之家庭生活

瘦鵑

華盛頓將軍偉丈夫也。着拖鞋長六尺三寸許。少年時略瘦削。胸背挺拔如矢。壯年修短合度。肥瘦適中。雖少頤而態度亦佳。跨馬上英風凜然。而不嫌上馬殺敵之大將軍也。少年極活潑。步履趨蹌。大類山中麋鹿。比及晚年。行動漸迂緩。而儀態亦益端肅。夫人頗嬌小。玉貌如花。當盛年時。亦活潑跳盪。一如其夫。恆好獨行。其是不爲妻子所箝束。處家庭中以賢婦稱。御下則寬嚴相半。無偏頗之弊。玉指間長日拈繡針。或繙或織。不以爲倦。願讀書不多。與當時尋常女子同。但能識聖經歷書。及簡賅之賬單而已。終夫人一生。殆未嘗畢讀一書。腹笥既儉。故握管爲文。誤事輒緒釋行間。無有是處。將軍徵時。亦拙於綴字。偶書衣冠等字。往往誤之。蓋爾時初無字書。如韋白斯達大字典者。示人以南針也。將軍讀書亦少。每值陰雨之日。杜門寂處。則求英國歷史及愛迭生文報一二頁讀之。讀未久。卽復棄去。良以平昔大刀闊斧。以衝鋒陷陣爲樂。今欲強以枯坐於書案之次。益邑邑無生趣矣。將軍家中初無藏書之室。第有舊籍數帙。束諸高閣。窮年爲塵埃所封。未嘗展視。有時偶或一閱。而瞬見返於高閣之上。將軍與夫人結婚後。琴瑟甚調。正同大西洋中海燕雙飛。未嘗有不歡事。而將軍尤能屈其涉場百戰之身。俯首以聽夫人芙蓉帳裏之訓詞。故二人情誼益摯。兩心糞膠合爲一焉。美國文學名家白來納女士嘗言前此有友人某君。宿佛囊山將軍宿所。宿室適與將軍寢內爲鄰。毗夜半合卺已靜。萬籟俱寂。微聞華盛頓夫人之聲。似方語識其夫。惟語細而聲抑。殊不可辨。殆以將軍日中嘗爲一事。不愜其意。故於此夜深人靜之候。吐其悃款於鴛鴦枕畔。細聆夫人音吐。一似堅決出之。而將軍則喑默唯唯。初不申辯。迨夫人語既畢。則柔聲言曰。吾愛可安睡矣。願卿今夕得一好夢。其和婉乃如是。將軍後被舉爲義軍統領。統軍士戰。而每作家書。輒以平居刺促弗

當爲言。蓋以愛妻者至。殊不能一日分飛耳。將軍之卒也。夫人悲痛欲絕。仰天長號曰。今而後萬事已矣。吾當從之同行也。夫憐問伉儷之篤。概可知矣。

林肯之家庭生活

瘦 鷗

美國大總統林肯。A. Lincoln。名與華盛頓將軍埒。生平忠厚慈祥。與人無爭。故閨房中亦復着着讓步。遂於忠厚慈祥之外。得體內之稱。少年時本眷一女。郎安痕羅德萊奇。有白首之約。後女以腦炎症死。林肯大慟。嘗語人曰。吾心已與個儂同塵。中矣。厥後重違其志。與瑪麗都德結婚。成婚之後。避匿不出。強而後可。而伉儷間情殊澆。恃相敬如賓而已。夫人性躁烈。動輒惱怒。少不得當。即痛斥家中。威德以洩憤。以故威德成望。望然去。留者惟一人。頗能容忍。夫人或斥之。則應之如響。林肯恐其去也。每星期必以一金酬之。一日有園丁欲斫一樹。請命於林肯夫人。夫人許之。園丁復入林肯治事之室。以此爲請。林肯躊躇不能決。搔首沈吟者久之。遽發問曰。夫人何以語爾。彼亦許爾否。園丁曰。夫人已許吾去之矣。林肯翼然曰。然則爾無事。請命於吾。夫人之言決無誤。爾其去之便。并其根株剷除之可也。又一日有婢以緝故。爾夫人怒。被遣歸。婢叔悻悻登門。與夫人爭。叩其被遣之由。夫人大怒。跳且詈。其人氣沮。退而訴之林肯。雅不以夫人爲然。林肯言道歉。并語之曰。茲事殊歉。乞君曲恕之。夫人之躁烈。特生性使然。吾飽嘗此味。已十五載。力自容忍。君詎不能忍此須臾耶。夫人既悻。遇事示其威。核林肯畏之如虎。在外每有所事。必以電告。其恭順乃如是。當被舉爲大總統時。國人歡聲騰益。深慶國家之得人。咸歸故舊。咸紛紛致賀。而林肯頗恬靜。怡然語衆曰。謝諸君厚。吾心滋感。然吾家細君。近頗關心此事。幸恕吾

越禮容吾歸報以耗少緩當再與諸君相款洽也。夫人性復豪侈。揮金如土。殊不若林肯有儉德。好修飾。靚妝。若孔雀羅綺文錦。無不羅致。據大成衣匠告人。三。四月中。共製華服凡十五襲云。

俾斯麥之家庭生活

瘦鵑

俾斯麥 Bismarck 爲德國鐵血宰相。世之人無弗知之者。嘗其少時。於一友人婚禮中。與布稽麥女士邂逅於香席之次。燈紅酒綠。眉語目成。情緣遂固結矣。別後俾斯麥情悃心目。弗能復忘。立上書於女士父母。求匹某女。詞意恣肆。直類強迫。女父母固夙聞其器願狂放之名。得書大誠。父嘗語人曰。吾一讀是書。若有巨斧力劈吾頂。然欲拒絕不許。亦已無及。蓋乃女芳心。已爲俾斯麥劫去矣。無已。則惟有召此盜主。一觀其狀。屆時二老均作蕭瑟之態。危立以須。女則垂睫注地。嬌羞若不勝情。俾斯麥躍馬而至。踴身入門。立抱女與之親吻。厥狀至暴。女父母懼其威。卒以女許之。後此俾斯麥每好以此事告人。以爲人生第一得意之事。且曰。吾之所以成爲吾者。皆個儂力也。二人結婚後。家庭間直同天堂。偶小別。輒以情書相往還。夫人固有幹才。精警絕倫。故俾斯麥事無鉅細。多得夫人之助。夫人每有所命。俾斯麥亦無不立從。既貴。嘗有一某國使臣進謁。抵掌作長談。使臣忽發問。語相國事類。苟有不解事之客。輒取弗去者。將何以處之。俾斯麥答曰。某事滋簡。脫吾妻以爲來客淹留過久者。則必以人召吾。吾入而客去矣。方語時。斗有一感德人。謗折恭恭。謂夫人有事。請相國立入。但數分鐘足矣。使臣聞語。顏色不期立頹。亟道歉與辭去。出而告人曰。俾斯麥亦多情人也。又美國有雜誌記者施麥萊氏者。嘗於普法戰後。訪俾斯麥於寓邸。延入書室。室不甚巨。陳飾亦簡樸。中列書案一。邊櫥一。圈椅數事。壁張畫片一二。如是而已。

坐既定。俾斯麥即出烟狂吸。滔滔而談。語多簡捷。無拖沓之詞。縱談良久。殊無倦容。而內戶忽微啓。有人亭亭而入。則夫人至矣。立趨俾斯麥側。婉婉言曰。吾愛爾。爾勿少節其勞。勿復兀坐作長談。須知爾已三夕未眠矣。施麥蒸聞言。亟起道別。謂後當復至。而俾斯麥忽踊起於座。蹣跚趨前。力持其肩。擲之椅中。笑且言曰。爾且坐。吾談興猶未闌。繼作詭聲。語夫人曰。爾曷假吾片刻。吾今夕初不作長夜談也。施觀狀。深知二人伉儷之篤。有非常人所可及者。夫人貌極慈祥。殊不若俾斯麥之威猛。眉宇間秀妍之色。盎然流露。態度至溫柔。一這一動。咸以柔媚出之。時聞俾斯麥語。猶遲遲弗行。目其夫。意兼憐愛。久之始曰。君既欲坐談。吾固不能拂君意。特久談口渴。亦宜少進飲品。遂至邊櫥之次。注蘇打及白蘭地於一巨樽中。授其夫。仍亭立以觀其飲。俾斯麥飲既。則起而稱謝。夫人挽以臂。相與接吻。道晚安而出。臨行則願施麥微笑。并言再見。觀此夫人婉嬾之狀。足以覘俾斯麥之家庭。果無異天堂矣。

維多利亞女王之家庭生活

瘦鵑

維多利亞女王 Queen Victoria 御宇六十年。憑香肩以擔家國。展纖手而扶江山。勵精圖治。卒致英吉利於強大之境。今日英國之國徽。所以得風翻於五洋之間者。實女王力也。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女王年十七。如玫瑰始花。娟媚無匹。英倫三島間靈秀之氣。似鍾於女王一人之身者。是年有中表兄愛爾白德親王 Prince Albert 者。買棹來英倫。遂得相見。親王固德產。其采邑爲薩哥堡。柯勃格古撒。在德意志中部。嘗畢業於德國某大學。學問道德。彪炳一時。好文學美術。造詣絕精粹。美丰姿。年事與女王相若。女王悅之。後復與之密會。雙心遂膠合矣。女

王嘗有秘密日記之作。製以玫瑰之函。薰以紫蘭之香。珍瓏玉鑄台中。不隱示人。後有伊歇貴族者。女王密友也。嘗著「維多利亞女王之少年時代」一書。探其數節。中一節曰。「愛爾白脫風度翩翩。如玉山照人。秀髮鑲若金絲。與吾相同。眸巨作藍色。似掬海水瀉入其間。准美而正。齒白如繻貝。而口尤娟妙。絕類美人檀口。有一笑百媚之致者。觀其儀表之美。好非言可喻。匪特美也。且神字間時含折怡之色。殊足令人見之生愛也。」既大婚。伉儷甚篤。宵衣旰食之餘。頗得家庭之樂。女王每日起甚早。五六時即起。曉妝既畢。立御晨餐。設風日晴和。則移案餐於園中。藉吸曉來清氣。故女王政躬。頗健全也。餐後。則披閱文牘函件。或署名於諭旨。此半日中。茲以精神貫注於國務。不涉他事。比午。則乘馱車出遊宮外曠地。遊目聘懷。藉資蘇散。二小時後。始歸御午餐。有親友至。則翔輿同席。談笑盡歡。席散。卽以是日報紙令女侍讀之。已則坐而傾聽。厥狀滋專。每聞民生疾苦。或社會中不幸事。輒拖腕太息。至於淚下。其體惻慈詳。有如是者。設有畫報。女王亦好之。必苦思得其寓意而後已。如是一時許。乃復命駕出遊。藉察閭閻近狀。歸後少息進者。遂退入私室。答覆外來函件。顧以目力弱。弗克自作。率令公主及秘書輩爲之。惟於書尾署名而已。入晚。略與賓客周旋。晚餐後復入私室。命女侍誦書。無論文章小說詩歌等。均心焉好之。時或拈針事女紅。孜孜弗倦。雖至夜半。十指猶弗輟。蓋女王秉性甚勤。初不以高貴移其習尚。有時與至。則與愛爾白脫親王同赴劇場觀劇。以遣良夜。蓋女王固亦酷好歌舞者也。女王性誠摯。遇人如骨肉。晚年聞天主友佛德惠意夫人物故。則揮淚泣下曰。嗟夫。天何遽奪吾良友。今而後更無人呼吾爲維多利亞矣。後此女王每念故友。輒灑然雪涕云。女王好書。市上每有新書出版。必命左右進呈。恆聽僕女誦讀于側。而評其臧否。其關心

有如是者。能爲文。嘗記某公曾死狀。纏綿俳調。讀者咸爲感動。一枝健筆。殊不在文學家。麥舉來卜甫拉爾二子下。自幼好圖畫。嘗爲公主。明亞德麗絲繪一鉛筆畫像。面目宛然。適有故國務之暇。時亦調鉛製粉。作女畫師也。其與愛爾白脫親王。畢生相愛無間。言海燕雙飛。爲樂無極。日記中每一着筆。輒稱之爲至親至愛之愛爾白脫。其情深可見。英前王愛得華七世。卽女王所出。而今王喬治五世。則其文孫云。

格蘭斯頓之家庭生活

維多利亞女王之停業。彪炳世界。然以一女流個人之力。斷難集事。其輔弼而匡助之者。則首相格蘭斯頓。與有力焉。格蘭斯頓。彈心國事。亘數十年而弗衰。而夫婦間伉儷之情。亦誠摯無倫。有非常人所可企及者。其夫人爲施蒂芬。格蘭斯頓之女公子。霍華登產。才華卓絕。一時夙有才女之稱。且美于貌。星眸霞臉。鄰女見之咸失色。里閨之中。人則皆稱之爲美人。格蘭斯頓之與夫人。初度邂逅也。乃在一大宴會中。紅燈綠酒。遂爲二人定畢生之幸福。而爲之媒介者。則爲內閣某大臣無意中之一語。春雲乍展。赤絲遂縈。時某大臣目格蘭斯頓。揚聲謂座客曰。諸君其誌之。他日爲吾英國第一名相者。卽此英英之青年也。時坐其次者。爲克羅格利恩女士。聞大臣語。芳心立動。因屬意焉。而格蘭斯頓方在青年。亦未免有情。席間飽餐盛饈。兼及美人秀色。雖彼此未成相識之燕。而雙心叩叩。已藉微波而相通矣。數閱月後。忽又相值於意大利。始論交。思慕既久。情愫愈摯。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好事遂諧。結褵後。相愛彌篤。起居飲食。靡不相共。夫人性絕溫柔。百事能悅其夫。苟有失意事。亦必宛轉爲之譬慰。其溫存體貼。有如是者。格蘭斯頓一飲一啄。夫人亦經意焉。平日以消化力

備。弱進食時以每口咀嚼三十三次爲度。夫人則計其次數。未嘗有誤。苟不及度。則必柔聲告之曰。君少嚼矣。格蘭斯頓時好以此事語人。似深感其夫人之意者。一日維多利亞女王朝中開音樂之會。夫人亦與會。款然一語。聞友曰。吾愛爾不知吾人得一多情之夫婿。其樂有不可以狀者。躊躇滿志于斯可見。又一次有教士某。嘗謂格蘭斯頓。會格蘭斯頓芳草一文牘。在按上書室中。夫人出見客。爲道歉意。教士固健談。即痛論長爾爾現象之日。惡。言次復曰。此事惟在上之一人。或能治之耳。夫人立頷首曰。然彼須與下矣。教士之意。實指維多利亞女王。而夫人信之者深。竟誤以爲格蘭斯頓也。格蘭斯頓於國家大事。亦深得夫人之助。用以展其抱負。有疑難不能決者。輒復決之于夫人。蓋夫人幹才。實足與俾斯麥夫人媲美也。一日格蘭斯頓在溫則宮中。與一同僚討論一重大之政策。而內門忽作微聲。門已半啓。同僚大驚。急止其口。格蘭斯頓笑語之曰。君毋恐。是吾妻也。四十年來。彼恆隱于門內。聽吾縱談機事。然未嘗掣吾肘者。同僚聞言。深羨二人伉儷之篤。格蘭斯頓每赴友人宴會。夫人必追隨而往。且恆置常例于不顧。僂坐于側。或有以此笑之者。則勃然曰。吾欲與吾夫時時交語耳。脫析坐者。則吾且不能見其面矣。嘗舉行五十年金婚祝典之日。格蘭斯頓歷數夫人賢德。至于感激涕零。嘗語五十年中。實負其夫人巨債。畢生不知所償云。

續林肯之家庭生活

林肯自治極嚴。其每日之生活。亦視若學校中之日課。制定時刻。不少假借。六時卽起。御衣盥洗。卽入書室。坐室中一安樂椅上。讀聖經一二章。以益身心。此爲每日刻板之課程。未嘗有一日輟者。八時三十分許。始就晨餐。

同餐者爲夫人及其幼子塔特。餐室小而潔，不事修麗。侍者亦僅二人，供奔走之役。每月杪，林肯輒不辭繁瑣，躬予以資。林肯固好諧謔，餐時諠浪笑，做調弄其子。其一生惟於此時得少佳趣。餐罷卽入治事之室，從事於國務矣。

林肯酷好蘋果，嗜之成癖。恆選佳者置之左右，治事書室案之內，纍纍然皆蘋果也。偶或思食，則以刀自去其皮，初不假手他人，願不喜烟酒。每值大宴會時，飲酒者自飲酒，吸烟者自吸煙，而林肯則與此二物無緣也。惟尙儉約，故餐事不求豐腴，益以國務旁午，每餐草草就食而已。惟入晚較爲暇豫，故晚餐亦視日中略豐。肴饌則由夫人主之，卽齋制烹飪之法，亦悉出夫人之意。林肯不與也。

林肯最愛其幼子塔特。塔特健碩異常，兒活潑如小獼猴。每聞人道軍中故實，恆好傾聽於側。津津無倦容。嘗自謂他日長成，亦願爲軍人。仗刀殺敵，其味彌永。云天資絕穎，慧性好問。每見一事一物，輒刺刺問不已。至廉得其質，始止。心仁慈如婦人女子，未嘗加害於生物。頗與乃父肖也。時南北戰爭方劇，國無寧日。林肯憂甚，長日喟然興歎。惟一見小塔特，則少舒眉。塔特時復坐乃父肩，上以雙足鉤其項際，往來跳躍於長廊之下。塔特則鼓其小掌，且笑且呼。林肯時亦爲之一粲，藉此愛兒，差足遣其愁思焉。

李鴻章

燕子

李文忠鴻章爲遜清一代偉人。洪楊亂起，李帶兵蒞滬，肅清浦左，收復蘇城。其功勳爲時人所共知者。迨後握北洋兵權數十年，聲譽之隆，一時無兩。馬關訂約，受伊藤之誑，浪人之擊，含恨於衷，無可發洩。相傳使俄一役，李自

請也。日俄之戰，與李似有關係。君子報怨三年，庶幾近之。外父型子刁，公嘗受業於姚先生。其時姚在青浦縣署。某令幕中教讀。一日某令忽接北洋大臣燒角文書一封，合署驚恐，及拆閱，衆爲詫異。蓋李着令代聘姚教其二子也。姚乃束裝北上。外父侍焉。比抵署，李攜二子迎於門外，親爲扶輪。姚急止輪趨出，挽手進署，兩行武弁之待立者，約廿餘人，珊瑚雀翎，屏息垂手，鴉鵲無聲。葉志超丁禹廷左寶貴等均與焉。外父嘗言李具異相，喜靜坐暗室中。一夕外父過廊下，武弁等肅立窗外，知李在書房內靜坐，回眸偷覷，見暗中李雙目閃閃有光，爲之驚異不已。李公餘之暇，時蒞姚書室中談詩。外父乃乘機求李書楹聯，展箋吮筆，立書九言聯語云：舍爲善讀書，別無權樂。卽養花種竹，亦有經綸。書法剛健，頗得二王神髓。見者均稱贊之。

張懷芝

同上

張懷芝爲北洋係中勇莽之人，性格粗魯，麾下參謀于某爲第九師師長魏宗瀚調升團長，于得此消息，卽進內辭行。張掀髯狂笑曰：老兄高升了，失敬得極。咱還要與老兄道喜，于驚慌失措，連聲稱不敢。回來仍要伺候大師的張勃然色變，曰：你還思回來，總算有一些良心。叱左右拋下，去責四十軍棍。與爾送行，左右不敢請求。如數扭打于懷裏而去。聞者莫不傳爲笑柄。張乘車赴京時，坐頭等車，乘客稀少，頗嫌寂寞，常跑入二等車，與乘客通姓字道款曲。如遇宦海中人，張必與握手，稱我們都是同胞，失敬了。每日與數十人款談，不嫌煩碎，其精神真加人一等矣。

袁克文

同上

袁克文抱存一字豹岑。又號寒雲。爲項城次子。性瀟灑。工文翰。羣目之爲陳思王。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間常習京腔。琴韻調已得三分神似。袍笏登場。聆者擊節。京報時刊紅豆館主。卽抱存也。平時個儻不羈。遇僚友世交中。善辰宴會。袁必蒞飲。陸軍總長段芝貴壽誕。羣集資往祝。名各伶演唱。袁與施並坐一席。梅適演唱下場。袁挽之入席。連飛數觥。袁已合醉意。乃一手撫膺。一手攜蘭芳。笑謂衆人曰。此我之梅妻鶴子也。合座粲然。施大懷喪。欲與爲難。似與項城而子上。過不去。含恨於心。時思報復。及河間爲總統。施爲南京機要處長。卽取消袁之月薪。識者均謂由此之故也。袁之納妓。或數月。或旬日。合則留。不合則去。有錢卽任意揮霍。千金不吝。無錢卽分文不與。任其自由。惟與雪裏香最爲親熱。雪裏香工媚術。時以神附於身。狂言亂語。撒嬌賣媚。雖以極穢褻事迫袁。不敢稍違其意。比項城去世。雪裏香遂下堂。重把琵琶。分飛勞燕。袁亦漠然置之。袁與名伶汪笑儂最爲莫逆。比汪歿。袁挽以聯曰。國破家亡。幾見人來哭祖廟。時衰世亂。請看我。去罵閻羅。見者均嘆爲絕作。

回族之慎飲食（勿飲酒）

馬奠原來稿

聖人曰。（指穆罕默德言）酒致亂之鑰。速禍之媒也。又曰。酒爲衆惡之母。初雖少飲。終則沉酣無度。壞事多矣。斷勿飲酒。自古以酒亡國喪身者。不可勝舉。蓋酒能易人之志。濁人之神。能使智者惑。節者淫。信者遷。剛者暴。飲食中。雖聞敗德者。莫甚於酒。故君臣以酒失其義。父子以酒失其親。夫婦以酒失其敬。長幼以酒失其序。朋友以酒失其信。酒之爲亂大矣。聖人不欲人因口腹而亂大事。是以痛切禁之也。

勿飲酒

豕畜類中污濁之尤者也。其性貪。其氣濁。其心迷。其食穢。其肉無補而多害。樂從卑污。有齧牙好攫噬生肉。愈壯愈惰。老者能附邪魅爲祟。乃最不可食之物也。吾人禁忌獨嚴。而諸教以爲常食。故特出戒之。

勿食自死肉

自死之肉不可食。一因凡物自死。必有毒。一因凡有生之物。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乃生之之性。卽其良能良德。爲益於人者也。氣質之性。乃由血氣而生。爲貪惡嗜慾之性。有繫於人心者也。經曰。血氣者。嗜慾之母。凡生物必幸而後食者。去其血氣耳。血氣去則嗜慾之性銷。而本然之性純矣。物自死者。血氣未去。嗜慾之性仍存。終爲人心之累。故斷勿食。

勿食浮水魚

魚之血氣在水。離水則血氣之性去。魚死於水者。則浮。血氣之性仍在體中。故亦勿食。或曰。魚離水。未嘗無血也。曰。雖有血之形。卻無血之性。故禮法中。魚血不爲穢污。他物血經腥黑。魚血經曝白。

雜髮齊髻剪甲

雜髮不使火炎於上。齊髻不使流滯飲食。剪甲不分穢垢膩。所以取潔也。又髮髻血之餘。指甲筋之餘。除餘所以養正也。又血之與筋。若水之與河。防其泛濫。通其橫塞。則無淤漫之患。剪之所以通塞也。齊之所以防漫也。醫經云。剪甲却拘聲。齊髻保脾土。雜髮養諸陽。是之謂也。

回族婚姻篇

金陵劉智介廉纂述

婚姻爲人道之大端。不能越其禮而廢其事者也。廢此則近異端矣。清真之禮。出自天方聖教。而與儒家之禮。多相符合。雖風殊俗異。細微有或不同。而大節則總相似也。故予於序禮解事處。多原儒語以明其義。蓋欲此地人知所解耳。

婚姻無貧富。必擇善良。

議婚之道。先訪門戶鄉貫。次察家教。務知男女賢否。或爲子求婦。或爲女擇婿。皆不得慕聲勢。而托高門。亦不可取便易而親賤類。

使媒妁通言。

先男氏使媒妁如女氏致辭。女氏允。乃互通鄉貫名氏。

問名。

先女氏問男氏名籍。男氏通其鄉貫名氏與女氏。然後男氏問女氏名籍。女氏亦通其鄉貫名氏與男家。其意蓋欲彰明較著無隱也。

立主親。

男氏以宗族或至戚或執友。老成知事而與女氏相識往來者。爲之主親。往來於兩家說合。不得專屬媒氏。恐言語有貽誤也。

納定。

男氏具書使主親盛服爲賓如女氏致謝女氏復書賓返命饗之納聘。

男氏具幣帛爲聘禮。饋於女氏。幣帛之資。稱男氏貧富。以爲豐儉。至少不過一兩。多隨宜。（或除幣帛之外。增用金銀衣物。鈔劍之類。亦可食物不論）

請期。

男氏先使媒妁如女氏。請期於某月。復具書使主親如女氏。定期於某日。待女氏復書定期。男家乃具書請女氏主翁書婚於迎親之前三日。

書婚。

迎親之前四日。男氏具啓邀女氏主翁於翠吉書婚。是日男家延掌教。立司禮。盛服候賓。女氏賓至。迎入登堂。齊跪就坐。茶三獻畢。司禮者起。請見拜如儀。乃舉書婚之案。陳書婚之具。設座。掌教大師出。衆拱拜。就座。婿崇冠盛服出。掌教爲申明婚姻之禮。書婚之義。書男女名氏及男女父之名氏於箋。而宣於衆。鄉果。婿入。陳饌。饌訖。賓辭返第。

鋪陳婿室。

迎親之前一二日。女氏備嫁妝。遣使往男氏鋪陳婿室。其備妝之資。稱家貧富多寡。依分家之例。女得一男之半。該若干。卽以備妝。無修無儉。

親迎。

預命執事人備迎親之具。(彩車)一乘鞍馬一匹彩燈四盞提爐二對有職事新職事)新婿崇冠盛服拜告母長拜受父訓(父訓以往迎之禮)乘馬行迎。(彩燈先行職事繼之次提爐次彩車婿隨車後陪迎者隨婿後執御者俱喜服提爐者用家人在道焚香不輟)至女第(彩燈職事陳於門外提爐入內分列於堂階之下)婿下馬翁迎入拜於堂就座(婿坐於上乘陪迎列次坐於旁)母訓女於室(母爲飾莊訓以內則事姑舅及夫之禮)翁戒之於庭(戒女敬勤事夫善事舅姑)女拜辭父母尊屬及在庭諸長乃幅巾(以錦帛覆其首而去)上車(時堂賓皆退翁命婢能者爲媪奉婦上車)婿出(婿拜翁於堂辭出翁送於門外上馬)車行(婿馬先婦車其彩燈職事提爐次第如前陪迎送者隨車後)歸第(彩燈職事並入陳於墀下提爐立於階前)婿入婦車繼之抵中門下車(主人出命婢婦二扶婦下車)入室(命婢二燒燭童子二提爐導婦入其室立於幃之左側)姑入啓幅命坐(是時凡舅公伯叔及一切親戚俱就外舍不得入視)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

成禮。

宵禮後(日立五時拜主宵禮時在亥刻)媵氏入舉饌案(媵氏命婢從舉饌案近婦)婿入(媵氏引婿坐於婦之對案從者進花露羹湯)饌訖徹案請盥(盥洗手漱口也)先男盥次婦盥(延閨淑以畫子婦) (主姑於親族諸婦中擇年齒尊勳厚樸而通教典者以訓戒子婦厥母之婦室導婿婦並坐幃中訓以夫婦互相敬愛

之言男女內外各別之禮。問以教典所應知之條例。知則已。不知則切示焉。若爾家係素習禮法者。則不必瑣

問。乃與婦除飾下。韓出。

明日婦出見舅姑。

鷄鳴而起。沐浴更衣。婦家治饌。餽於婿家。婦持饌進見舅姑。舅姑亦治饌饗之。舅姑治饌食婦。乃引婦拜見尊長於堂。

婿往見婦之父母。

是日婿具禮物餽於外舅。婿盛服先拜告於己之父母。次拜告於伯叔尊長。乃往。至則外舅出迎。入見外姑。及諸親族。饌婿答幣。即見儀也。皆如常儀。

回族喪葬篇附祀典

病危內外止靜。

病危氣將殞也。於時內外息聲音。禁行走。男子之室。婦人不入。婦人之室。男子不入。惟本生子女可也。

囑。

病入事有當言者。囑之。書於紙。如負人財物。或委託重任。及許約義舉等件。書畢。附與存囑者執掌行之。若非

大事。勿以煩擾。

正寢。

疑頭北足南。仰臥以面少向於西。或枕東足西。亦可。蓋取向於朝堂也。指在東土而言。所以向西也。經云。宜正。面仰臥。取氣性易出。亦善。

與道善言

子女知事者。視於寢次。而清其言。清其言。即一切非主。惟有獨一無二。造化天地萬物之真主。提覺病者。使心存於道。不繫於世。蓋臨終之時。要緊關頭。得失所係。莫危於此。故須親切之人。刻刻提醒。爲要。

既絕安位

既卒。瞑其目。撮其領。理其鬢。順其手足。設屍牀。牀用厚板。長六尺。廣二尺四寸。以木槩二條架之。更衣。易以新衣。無則易洗濯之衣。至臨浴時始脫去。按更衣只脫去其污衣可也。天方之衣袖寬。易脫去。今制之。衣袖狹。難脫。但取輕易。無苦於屍爲是。遷屍於爵。用三人。首一身一足。下一緩動輕移。覆以衾。衾以白布爲之。長六尺。闊四尺。家上則移於中堂。中堂者。內堂之曠達公所也。餘則各停所居之室中。遇炎暑。則廢牀。寢地。下墊薦席。上覆單巾。單用細竹爲之。高一尺五寸。長廣。諒屍牀單之上。覆巾。焚香不絕。始哀哭。此際始可哀哭。前此不可也。以後凡動屍舉槨。俱哀哭。無論然當沐浴入殮。殯葬之際。及入夜疾風暴雨之時。俱緩哭。哭之時。拊擗不號。亡行不數。

立主喪

父。雙子。主之。兄。喪。無子。弟。主之。孫。立子位。死而無子。有孫。則以孫。主之。姪。立弟位。死而無子。無孫。無弟。而

有姪則以姪主之。無近黨則遠者主之。依黨序。

執喪。

執喪者。掌理喪事者也。須四人。一曰相禮。掌喪葬禮儀。（或親族或執友或鄰里知禮而見事多者一人爲之。一應喪葬事務悉聽裁處。子弟不得親其事。恐喪事差勝有廢禮節。）二曰司賓。迎送來吊賓客。（以同居尊長或族屬親賢或至戚或執友爲之。專與賓客爲禮。）三曰司書。記出入之事。（以知書者爲之。）四曰司用。掌出入之財。（以誠實者爲之。）凡司賓司書司用俱聽相禮指揮。

易服。

咸依禮易服。服色青黔。取幽陰之義也。（天方喪服俱尚青黔。今居此地服色形制悉遵功令。）

訃告親鄰。

凡宗族親戚比鄰僚友。皆令人馳書臥告以聞。（按今俗親喪自行訃告非禮也。）

及墓。

柩至墓。坐者起。行者立。護持柩落。而後坐。止哀哭。（至墓前葬後俱不宜哭。）

主人親奠。

主人同親人知事者一人。下墳視穴。度其深淺高低長短闊狹。探其堅鬆乾濕。恐有未善。亟命治之。屬香。

香料平鋪穴內。

障幕。

以幕圍障於瘞口。缺其南方。以便出入。婦人用禮也。男子用及以遮風日雨雪可也。

乃窆。

工人及諸開葬人等。俱出境外。乃出屍自柩布絡下。壙。壙上壙下俱用親人。若是人則必父子或同胞兄弟。無父子兄弟則延有德長者代之。屍出柩連席以布三疋絡其肩間腰間膝下。壙上六人每執布一端。發屍下。壙下二人拊接徹席。入穴。枕北登南面西。解束帶。開大殮。僅露其面。

塞門。

以土坯砌其穴口。令嚴緊。竹笆封其外。以竹釘釘之。

實壙。

命工人入。徹幕築土實壙。築土工人立于對穴。徐徐築之。壙平而止。壙平。工人復出。

勝而封。

主人延掌教禱於塚。次封用方直南北。長如馬脊狀。長五尺。廣二尺五寸。高如廣之半。不灰不泥。不以槨壘。立碣取識。

(附) 祀典

既葬始祀。

奉父母於生前謂之事。奉父母於死後謂之祀。祀也者盡己之誠以享父母之靈也。享獻也言孝思父母而不得見獻其誠心于冥冥之中也。其禮行於既葬之後。

禮主誦經告庇先靈。

禮拜真主。誦誦天經。祝告真主。福庇先靈。此祀親之禮。

施財散穀。

或祀期或平日散錢穀與貧。歸功德於親。以盡孝子之心。

祀於葬之日。既葬之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三年。及生亥之辰。

既葬歸家禮拜誦經於寢室。父母之寢室。一曰祀于父母日夕功課之所。爲初葬之祀。凡屬親友皆宜于昏拜後。時在酉刻。虔禮二拜爲亡者騰庇于主。葬七日則屍安。天運來復之數也。天有七星輪替映耀下土。七日宣通。凡稟陰陽五行所生者。離常處乍入他處。經七日則風氣合。葬四十日則魂安。地氣充盈之數也。凡物入土四十日則與地氣渾合。百日小全之數。數至百爲小全。周年復死之日。喪禮有用太陽年者。日得一。周天三引六十五。日有奇是也。太陽年者。月行十二。周天三百五十四。有奇是也。天方俱用太陽年。三年大全之數。數至千爲大全。父母生死俱禮拜誦經。施財散穀。以盡孝思之誠。卽以爲享親之道。

服制三載。

子生三載。乃離母懷。鞠育深恩。罔極莫報。孝子服制三載。不忘親恩也。

廬墓。

結室墓次。孝子伴親之孤也。有廬墓四十日者。有一月二月三月者。有至周年滿服者。禮無定數。只在人子自盡其心焉耳。

遊墳。

屆祀期。孝子詣墳誦經。默祝以慰親靈。不知經者。延知者祝之。往返在路。念念於親。不可語及處事。

日有明禮。

孝子自親喪後。每日巳時虔禮二拜。求主福祐。以報親恩。至於歿世。

七日施散。

七日一次。即回教禮拜。即日午奠鬼元四日。施散錢穀。以悅衆心。歸功德於父母。

喜慶大事。先舉禮。

喪制既盡。凡婚姻壽誕諸大事。先行祀禮。示尊親也。

孝子之於親也。盡乎身心性命。至於歿世而無改。

夫孝有三。身之孝。心之孝。性命之孝也。父母在堂。晨夕溫清。身之孝也。敬愛思存。心之孝也。殯親於道。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生前之孝畢矣。父母既歿。修身揚名。以顯其親。身之孝也。致誠格主。以承其祀。心之孝也。凡有

功課善行。感歸於親。思入冥漠。以妥先靈。性命之孝也。盡斯三者。死後之孝畢矣。孝之念親。無時可替。故終不改。

居室。

親喪居室。三日不宴客。不浴饌。親知僚友。餽食於其家。

親衆吊。

吊慰也。言語安慰。令其不至過於哀毀也。至戚執友。吊於內。餘吊於外。主人答於室。可賓迎送。（凡賓朋相會。

言喪故不語慶事）

贈。

贈以助喪也。屬親戚隣里僚友。俱有助喪之儀。

備殮。

殮亡者之服也。男子之殮三件。大殮（其長如一身而上下各出七寸。三幅聯合如衾。約廣四尺五寸）小殮

（如一身之長。廣如大殮。襯衣。長自肩至踝。一幅開縫在肩）加冠巾（冠用布弁巾。長無度。隨其生前所用。

至短不減九尺。用布一幅。婦女之殮四件。大殮小殮。長如上。襯衣（襯如襯。但襯開縫在肩。裏開縫至胸）

裹胸（長三尺。用布一幅。折其兩端之緯。深約四寸。如巾帶狀。中間取是周身用帶結於胸前）加包頭（長三

尺。用闊布一幅。細密不見髮者。裂布爲帶一根。以束包頭）俱用細白布爲之（用細白布。使內香不落于外。

外土不侵于膚也。

浴槽。

積如棺。其制方直。長六尺。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八寸。杉板爲之。厚一寸有半。其合縫處。用糝不用釘。其蓋以二。榿銜其內。銜於積口。防其移動。

造輿。

輿式隨各地風俗所制。各方有義與使用可也。

命穿屨。

葬之前一日。命工穿壙。其深隨宜。長六尺。廣三尺。離底尺許。依西穿穴。旁去三尺。穴旁深三尺。長三尺五寸。高二尺。腹內深二尺。長五尺。高一尺五寸。上圓如弓。背下方平如弓弦。北首作枕。穿壙得泉。另穿之。備所應用。

沐浴之器。浴牀（用浴池一具。木槩二條。以架浴池。各方俱備。義池有力者。必自製。新者爲是。且潔。湯餅（四）木盆（二）大卷（一）香（少許）皂末（少許）布幅（白布二尺。用覆下體）布巾（二）梳條（大齒者一。婦女用）棉頭繩（二根。每長七寸。婦女用以束髮）

襲殮之器。襲牀（用厚板六尺。廣三尺。木槩二條。以架板）枕（一）簟席（一）細香（一）勛宜研極細）冰片（一）鏡研極細淨蜜和勻）布帶（二根。裂布爲之。每長一尺。闊三寸。以束殮）

安葬之器障幕。(婦女用障樞圍塋男子勿用若有颶風雨雪備之圍塋可也 其式聯白布爲之圍二丈四尺高五尺用細竹六根穿布帶以繫之) 細香。(二筋須冰磨沉檀細料好香研極細) 白布。(二疋) 土坯。(五十塊) 竹笆。(縱橫各五尺 按封穴已有土坯則不須竹笆乃今俗兼而用之取其堅密亦善近有不用竹笆而破積封穴者未可) 竹釘。(二十根不用鐵釘 以上安葬之器除障幕土坯竹笆三項其餘數項俱用笥盛之聽用) 以上一應事物皆相禮者命人預爲置辦免致臨時倉卒有誤。

三日必葬。

屍以入土爲安。停家以三日爲限。設於旅途遷至本土。無論。然於旅所擇地而葬爲是。葬之夕行所囑。

亡者遺囑有所毀約誓。承業者。應按每一事出麥二升。分給與貧者。欠人債負。亦於是夕償之。許贈某財物房。屋。或釋某奴僕婢妾爲良。亦於是夕交代。若所囑甚多。而家財不足。則以家財三分之一均派。除完債負。(亡者所遺約計四分一備喪費二償債三行所囑四分與受業之人如所囑甚多除償債外不得用過所遺三分之一)

味爽沐浴。

鷄初鳴。設浴牀。(浴牀設於屍牀之側浴者二三人衆人退於外男子浴男婦人浴婦) 浴者盥手。徹衾。脫亡人衣。移屍於浴池。以布幅覆其下體。(自臍至膝毋露) 焚香傳鐘。(池之左右各立一人足下立一人執鐘焚香)

周迴互遞由右達左三遍。乃執餅。餅貯溫水勿過熱。先沐其面。次臂。次足。乃浴上體。以一巾拭之。次浴下體。別以一巾拭之。凡洗俱先右後左三遍。始一遍施皂末。二遍無抹。三遍淨矣。洗下體不啓幅。但懸布而洗。不梳髮。不齊鬢。不剪甲。婦女之髮。可梳梳之。易落則勿梳。分頂作二瓣。各以頭繩束其末。覆巾浴巾可給。食人梳及浴水理於淨處。覆衾。浴畢仍以衾覆屍。

襲殮。

設襲牀。設於浴牀之側。卽用屍牀可也。但須拭淨。鋪簾席。鋪於襲牀之上。施枕。施於席上北首。盥手。殮者二三人洗手。鋪大殮。鋪於簾席之上。小殮。加於大殮之上。施香。將香料細末一觔平鋪於小殮中殮之上。展襯衣。將襯衣鋪於香料之上。搗其前幅置北首。移屍於上。三人移屍於襯上。掩襯。由首後掩於前。屬冰片。以冰片爲膏塗額鼻手足及膝。加冠尙巾。巾尾垂於面前反乎生時。乃殮。先小殮後大殮俱先向右掩次向左掩。婦女着襲衣。婦女着襲衣如男子着襯衣。掩訖將髮辮左右分垂於胸前。襲衣之上。施襲胸。襲胸由後裹於襲衣之上。以兩端之諸結交於胸前。包頭戴如生時。以帶束之。乃殮。法如上。以布帶束其端末。殮時男者不與女見。女者不與男見。惟生子女可見。

入柩。

移屍入柩。兼篋移之。蓋覆以幅。以毯毯或錦幅覆於蓋上。

遷於室。

移柩於堂。安置西壁。柩之前後左右各一人。移柩出堂就西壁。以二木築架之。移柩時足先頭後。殯禮。

殯禮者。衆人代屍拜主。以謝其脫塵歸淨也。首領對屍胸前而立。男婦皆然。衆人分班次。於首領之後。一拜。不躬。不叩。不跪。但摹想形儀。全其四禮而已。凡首領殯禮。必是本城牧守。牧守不至。則本方掌教掌教不至。則本家主人。主人有獨任殯禮之責也。若無家主人之意。他人領拜。訖主人可以再拜。或男擇復禮。

遷柩就輿。

扛抬如前。將首置輿前。尚之以單。柩出門。足先首後。輿行首先足後。

柩行。

提鑿。四對或二對。前行引柩。在路焚香不絕。頻行勿奔。葬器先往。若是婦女障其柩。以障幕四圍障之。勿

使人見其柩。

主人及子男步從。

步從於柩後。或扶柩而行。婦女不送。賓不至。殯親戚賓朋先之。

親戚賓朋先之。

先行於柩前。自省已過。毋得塵言。返必辭告。凡親友來送。欲返必詣主人前告。故辭歸不得潛去。

顧母胡夫人事實

雲奇

吾友顧君立謙。少孤貧。以教以養。惟母夫人是賴。顧君嘗爲余述慈訓及其懿行。謹爲記之於左。

顧太夫人。姓吳氏。立謙其少子也。立謙九歲喪父。伯兄仲兄均十餘齡。一妹在襁褓。家無恆產。親族交游。曾不顧及。太夫人苦力支撐。喪葬事畢。日事女紅。以爲活。年餘。忽遭痼疾。輾轉床褥者數月。窮窘益甚。及有瘳。併日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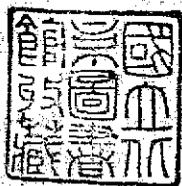
劬勞萬狀。敝衣惡食。不免寒餓。而立謙等四人。則莫不溫飽。夜輒篝燈。教之讀書。復舉前言往行。反復告誡。俾知立身處世之義。若是者數年。伯兄習商業。仲兄及立謙讀於私塾。皆成立。有室。家境稍舒。而仲兄不祿。遺腹生一子。未及週而仲嫂亦沒。遺孤索乳。輒竟夜啼。太夫人提携保抱。往往數日夜不得交睫。立謙時方執業於成都。月俸所入。寄作家用。恆匝月始能達。或且延遲至數月之久。以故米鹽瑣屑。時復拮据。而太夫人夙興夜寐。以身率教。無不措之裕。如太夫人生三十五年而寡。今年逾花甲。平居動作。有常。造次顛沛。未之有改。德性溫懿。待人接物。曾無疾言厲色。而訓誨子女。則雖一言一動之微。亦必諄諄。勗之以禮。教諸孫如教子。仲兄遺腹之子。近已畢業中小學校。入梵王渡聖約翰大學肄業。生平於習貧約。深悉人生饑寒之苦。每有所施。輒當其厄。而家中不中貲。是以人尤稱之。

劉式訓

蕉子

劉式訓。鶴沙人。爲廣方言館頭班畢業生。賦性誠實。不苟言笑。家赤貧。幾難舉火。鄰里都白眼視之。惟某甲開一

小店舖於劉門首。時時周濟之。劉頗感其德。迨出洋數年。飛黃騰達。持節駐法。官囊充盈。始報其周濟之德。人皆謂某甲巨眼識英雄。劉亦能以德報德也。初劉以隨員赴法。住巴黎頗久。自知法文未精。入某私塾讀法文。與教習之女訂婚。生一女。視之若掌上珠。劉歸國時。攜妻女住京師。為各國總理衙門章京。拳匪亂起。劉侍徐許側。匪勢洶湧。上諭剿滅教堂。徐許力爭無效。乃改劉滅為保護。事為端莊輩知。傳旨腰斬。徐許早有所聞。坐以待斃。各章京逃避一空。劉侍側如故。徐許力勸劉走避。劉堅持不允。徐曰。我等為朝廷大臣。罪有攸歸。不能遠引。汝速覓生路。他日或能為我輩伸冤。劉含淚而出。所存銀鈔分毫不取。僕人某甲。取銀鈔一束。乘騎後出。為拳匪殺死。劉繞道而行。得免於難。時人均稱劉之忠義。致有今日也。民國五年辭巴西大使歸國。授外交次長。近築尚古第於滬西。優遊林下。飄逸若雲中之鶴。其見識誠超出沽名釣譽者萬萬也。



民國七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民國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

古今名人家庭小史一冊

定價一元對折實洋五角

家庭萬寶全書附贈

彙輯者 江蘇魯莊雲奇

校對者 天馬

發行者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印刷者 中華第一圖書局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圖書集成公司

上海四馬路第一樓對門



1

